

3

T 3150/0374.8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8 1939

襄陵縣志卷之二十四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御制

漢宣帝卽位褒賞大臣詔

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

魏甘露二年東征入賈逵祠詔

逵沒有遺愛歷世見祀遙想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於此親發德音褒揚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

明天啓三年正月二十日諭祭高忠節文

皇帝遣分守河東道山西按察司副使兼布政使司右叅議王家賓諭祭原任分巡遼海東寧兵備山東布政

宗勝
圖書
轉讓

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贈大理寺卿諡忠節高邦
佐曰惟爾氣塞兩間芳流千古蜚英甲第奏最華封迨
升華計署而水葉彌望暨遊歷郡藩而權璫胥懾戰守
互用徵運掌之神謀東西咸宜識蟠胸之武庫方為承
歡解綬隨因奉檄分福柰擊楫之誓莫伸而乞師之淚
空陸壯志惟有殉國餘怒齒足壯威洵當日之孤忠抑
天授之完節嗟彼望竄偷生之輩瞻我從容取義之臣
旌妻遥旋尊蠡造錫兼崇枏斧永賁松楸照聖如有靈
承有赫
尙饗

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諭祭李尙書文

皇帝遣山西布政使司昭會分巡河東道副使黃運恒
諭祭原任兵部左侍郎贈兵部尙書李理曰惟爾性質
端謹才識淵宏為令稱良歷垣著直典司禮樂保釐邦
畿晉樞貳以運籌遭時難而解殺邱園足賁簡用方殷
易簣遽聞兆常示渥
瞻茲靈爽尙克祇承

大清康熙四十三年

御制訓飭士子文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朕
臨馭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使釐剔弊
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棧樸作人之意乃此
來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
亦由爾諸生積習已久粹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
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
及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叙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
墻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修實踐砥礪廉隅敦孝
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義勿雜荒誕之談取
友親師悉化僑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
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心弗洩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脅
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脅
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姦惰欺孤凌弱
或招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弗齒

表 卷之二十四
縱倖逃禡朴濫竊章終返之於衷能無愧乎况乎鄉會
科名乃掄才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
困不逢年顧迺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
家又或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
弊端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
初拜獻便已作姦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
安望其秉公持正為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
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言頒到爾等
務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
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爾身有
榮即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他求哉若仍
視為具文玩愒弗儆毀方礪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真
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既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
朕亦不能為爾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
鄉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
方董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不修咎亦難道勿謂朕言
之不預也爾多士尚敬聽之哉

御書

至聖先師孔子廟匾字

萬世師表

雍正三年

御制平定青海告成太學碑記

我國家受

天眷命撫臨八極日月所照罔不臣順遐邇乂安兆人蒙福
乃有羅卜藏丹津者其先世固始汗自國初稽首歸命
當時使臣建議界以駐牧之地其居雜番羌窳近甘涼
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睿慮深遠每厯於懷既
親御六師平定朔漠威靈所加青海部落札什巴圖兒等震

驚承命

聖祖仁皇帝因沛殊恩封為親王兄弟八人咸錫爵祿羈縻
包容示以寬大而狼心梟性不可以德義化三十年來
包藏異志朕紹登寶位優之錫賚榮其封號尚冀格心
輯寧部衆而羅卜藏丹津昏謬狂悖同黨吹拉克諾木

齊阿爾布坦温布藏巴札布等實為元惡謂國家方
 浩蕩之恩不設嚴密之條誕敢首造逆謀迫脅番羗侵
 犯邊城反狀彰露用不可釋於天誅遂命川陝總督太
 保公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聲罪致討以雍正元年十
 月師始出塞自冬涉春屢破其衆凡同叛之部落戈鋌
 所指應時摧敗招降數十萬衆又降其貝勒貝子公台
 吉等二十餘人朕猶憫其蠢愚若悔禍思愆束手來歸
 尚可全宥而怙惡不悛負險抗違乃決剪滅之計以方
 畧密付大將軍羹堯調度軍謀簡稽搃士用四川提督
 岳鍾琪為奮威將軍於仲春初旬禡牙祖征分道深入
 搗其窟穴電掃風驅搜剔巖阻賊徒蒼黃糜潰窮蹙失
 據羅卜藏丹津之母及逆謀渠魁悉就俘執擒獲賊衆
 累萬牲畜軍械不可數計賊首逃遁我師踰險窮追獲
 其輜重人口殆盡羅卜藏丹津子身易服竄匿荒山殘
 喘待斃自二月八日至二十有二日僅旬有五軍士
 無久役之勞內地無轉輸之費克奏膚功永清西徼三
 月之朔奏凱旋旅饒鼓喧轟士衆訢喜四月十有二日
 以倡逆之吹拉克諾木齊等三人獻俘

社受降之日臣民稱慶伏念

聖祖仁皇帝威靈震於遐方福慶流於奕葉川克張皇大帥

殄滅狂賊行間將士亦由感激

湛恩厚澤為朕踴躍用命斯役也芟夷凶悖綏靖番羗俾烽

燧末息中外人民胥享安阜實成

先志以懋有不績廷臣上言稽古典禮出征而受成於學所

以定兵謀也獻職而釋奠於學所以告凱捷也宜刊諸

珉石揭於大學用昭示於無極遂為之銘曰

天有雷霆聖作弧矢輔仁而行威遠寧邇維此青海種

類實繁錫之茅土列在藩垣被我寵光位崇祿富負其

阻遐禍心潛構恭惟

聖祖慮遠智周瞻念荒服綏撫懷柔朔野既清西陲攸震爵

號游加示之恩信如何兇狡造謀逆天鼓動昏愆寇侵

於邊惟彼有罪自干天罰桓桓虎貔爰張九伐王師即

路冬雪初零日耀緝績雷響聳鉦蠢茲不順敢逆戎旅

奮張璽以當齊斧止如山嶽疾如雨風我戰則克賊

壘其空彼昏終迷曾不悔戾當剪而滅斯焉決計厲兵

簡符往擣其巢踰歷嶽岷坦若坳如賊棄其家我繫而
 獲牛馬谷量器仗山積蹇免失窟何所逋逃枯魚遊釜
 假息煎熬師以順動神明所福旬日凱歸不疾而速殪
 彼逆謀懸首藁街獻俘成禮金鼓調諧西域所瞻此惟
 雄特天討既申羣酋惕息秦戈偃葦告成辟雍聲教遐
 暨萬國來同惟我
 祖親平大漠巍功煥文邁相軼酌流光悠久視此銘辭繼
 志述事念茲在茲

雍正五年

御書 至聖先師孔子廟匾宇 生民未有

藝文

天之文章日月星辰是也地之文章花鳥山水是也人
 之文章往古之載籍以及今名賢巨卿之鴻文佳味是
 也襄邑雖屬鄙地代有偉人况仕宦之著述游寓之吟
 咏上之可以補教
 文教次亦足以點綴名勝斯皆英華之發增方域之光者
 匪僅風雲月露之作也志藝文

保留五臣疏

邑人 李宏道 給事

題為明聖之朝不宜使蹇蹇忠臣難於在位懇乞天慈
垂意錄用以保泰運事臣讀易有云泰小往大來吉亨
夫以其吉且亨也而本於小人之往大人之來則正人
君子信乎其為邦家之楨矣古之人顯忠遂良將無謂
是也皇上於去歲起兵兵中行趙賢沈思孝艾穆鄒元
標五臣授之華要餘凡為張居正不容者亦俱叙用天
下人士孰不仰之及後而有御史龔仲慶之詆中行暨
思孝則繆矣皇上即以降調加焉天下人士又孰不仰
之是宜在廷之臣體上意而推轂之不違也乃頃者人
之意向不同議論各異臣於此時遂不能已於言矣夫
兵中行趙用賢沈思孝艾穆鄒元標此五臣者何如人
哉是皇上忠義之臣也試觀張居正在位之日是何等
氣焰內外盤結牢不可破寧知有後之貶乎且居正之
年在伊父故時才五十三耳而貌又正壯又寧知其死
之迫乎沈思孝鄒元標曾未受挫於居正而艾穆又其
鄉人兵中行趙用賢又其所夙重則亦何私忿於居正
也夫以無私忿之素而又當居正方盛之時其死其敗
俱難逆觀則五臣明目張膽陳忠孝大義而言也庶非

上重臣被以錫類之恩也杏得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官
員父母年七十之上如果老疾去官路遠別無以次人
丁者許奏請定奪臣之情事正與例合伏乞勅下吏部
議覆上請允臣終養獲遂臣友哺之私臣與臣母共效
銜結於
永未矣

請建三忠祠疏

邑人 李瑾 兵部侍郎

職惟臣子拜君之恩任封疆之責所以仰答高厚俯無
愧怍惟恃匪躬一心心志定而後隨難不奪見害思義
若原任廣寧分巡兵備叅政今死節高邦佐是也邦佐
與職同邑同第職習其人履規蹈矩尺寸不踰即幽獨
嚙笑不少假端人也歷官自為令為郎署為未平守為
天津神木薊州三兵道持守矜嚴遇事擔當不受確不
輕釋手所至無不感且思者職自乙卯家食邦佐正丁
伊嫡母艱每相晤惟以忠孝廉節相期許丁己起復薊
州兵備已未以調兵防邊忤當事意被劾時緣其生母
欲南顧女因願命惟謹僑寓維揚擢去歲將母遷里適

逢廣寧之命斯時也其母年已八十有三幼子無一成
 立人情誰不戀戀邦佐獨憂先國卹欲陳情終養不果
 竟絕裾北來過薊門與職一面以老母幼子見托職以
 大義相慰藉而邦佐即慨然出關矣迨九月初聞職遣
 官解新造戰車一面一十輛隘甲五百副至廣寧始一
 通候聞其焦勞封疆不遺餘力至十二月間督餉部臣
 自開外來因道其竟以勞成病矣至正月十八日邦佐
 遺職書謂督撫各當道已憐其身病母老批允會題不
 久將入關職因以書答之仍約此中有一生員院醫理
 欲其速遵化一見且便調治也無何二十日廣寧戒嚴
 即不病者咸思西歸而况邦佐之直病已批允具題業
 有成案何不可執以為詞叱馭入關保身顧母亦無不
 原之者而邦佐獨謂家人曰一日未離地方一日官守
 在身若思未報將焉往惟向與廣寧城為存亡耳二十
 一日夜即手書家報并以遺職其書曰弟佐所生不辰
 絕裾出山遼與廣寧之害為臣死忠夫復何憾惟是衰
 病之親孱稚之子無所依倚伏望俯念骨肉之誼百凡
 垂青使老有所終刻有所長則天地之大德而九原之

全弟一生名節又云老母賤養懇維持遂里勿使久滯
 楊州正月二十二書似此道臣死忠之志已定於廣寧
 矣迨二十二日廣寧內潰撫臣迫出邦佐以匹馬二僕
 馳赴松山請援經臣二十三日松山經臣已堅意入
 關至夜邦佐即整衣冠西向拜曰臣不獲保封疆事吾
 君矣乘從人倦極睡沉遂投繯自盡其僕高木覺感痛
 涕零亦即縊死屍傍傷哉有臣如此可謂一時僅見四
 鼓其遺弱僕高厚稟經畧買二棺殮之幸免暴露乃不
 獲與視而焚化即骸骨不能及里門則慘之極矣至二
 月初三日其弱僕匍匐持遺書謁職備述顛末職聞其
 語讀其書不勝大痛且壯之近見皇上逮兩監軍一巡
 撫并罷一經畧以其既不能守又不能死偷生入關大
 失臣節明旨宣傳中外欽服然既處其不死封疆者以
 示誠即當卹其死封疆者以示勸此皇上馭世之大權
 而在今日為尤重若邦佐死事一節已見於臺省宣揚
 奉旨下部待覆矣然諸臣知其當官而不知其生平知
 其死節於松山而不知死忠之志已決於廣寧矣職素

悉其生平今見執其手書若不代為直陳是道臣不負
 於皇上為盡忠而職有負於良友為不義職曩與道臣
 相期許謂何肯負友以負吾君哉除將道臣手書與樞
 臣督臣共見外伏乞皇上矜憐勅下該部與前死節按
 道張銓何廷魁等一例褒卹錄蔭以為疆吏効忠之勸
 再查先今遼左死事憲臣僅僅六人而職鄉居其三若
 張若何若高皆職鄉人乞勅並祠賜額山右三忠以風
 示宇內所激厲將不淺也職更有望焉道臣素拘謹歷
 官幾三十年其父母尚末叨一命之榮去歲道臣始援
 覃恩浩蕩之例自疏陳乞業已奉旨下部尚未題給今
 道臣捐生疆場可謂忠矣而孝思未展其忠魂必不慰
 也併乞頒給恩綸以逮其所親則皇上勸忠之典無所
 不至而微職受道臣遺
 書之托亦可不負矣

請裁縣馬疏

胡秉忠

戶科副理官臣胡秉忠謹疏 為大路衝繁之驛既已
 協濟僻邑虛設之馬亟宜消裁以體賦用言侍功恩相類

謂人也沐 肅察速草以整殘驛以裕國用事切臣奮
 芻牧小吏新蒙 皇恩拔置 耳目侍從之班謬膺
 言責受斯任者凡有風聞尚當入 告况躬歷目擊
 之事而敢不以上 聞乎臣前承乏襄陵司牧數載
 其民間疾苦臣可得而主持者已盡興除以遂間閭樂
 利外惟 有襄陵額設縣馬一事非先邑小吏所得而擅
 行調劑者茲特為 皇上陳之竊查平陽一郡驛遞
 之極衝者則有臨汾縣之建雄驛曲沃縣之蒙城侯馬
 等驛蓋 諸驛隸在大路凡齎 奏等差以及軍需銀兩
 併使客 遞往一一恪遵 功令不敢枉道俱由建雄
 驛遞 大路而行至臣所蒞襄陵則邑居偏僻並無設立
 昔因調 劑驛遞衝僻議將襄陵縣協濟建雄驛正副馬
 三十匹 終歲在於該驛應付一切差使仍議將襄陵正
 項站銀 每歲動支一千二十九兩有奇買辦草豆撥夫
 運送該 驛以供喂養協濟馬匹之需此以簡濟繁議屬
 至當所 宜永遵而萬難更張者惟是襄陵除協濟建雄

驛外又有額設縣馬一十五匹每歲亦動支正供銀四百二十兩以資秣飼但所設之馬緣係僻邑終日安閒無所事事偶遇緊急公文則有經制馬快八名足以齎送以此縣馬之設有應差之名無應差之實全無裨於皇路徒糜費於國帑如是而孜孜牧養何為哉臣緬思數載以來南旱北滂災祲頻仍民生困窮未蘓司農仰屋興嗟之際豈堪以有用之金錢養虛設之馬匹良足惜也微臣親歷其事久為扼腕而亟欲赴控於君父之前者且也縣馬之設不獨襄陵一邑為然即太平等縣絳州等州皆係僻路均有額設之馬一併宜裁更即此而類推之各直省偏僻之州縣在在皆有而虛設之馬匹豈云獨無司郵符者不可不詳察而熟籌之也合無請 勅該部速察襄陵是否僻邑額設縣馬有無差使按晉省年終報部冊籍一目了然稽核既明即將縣馬十五匹盡行裁革併四百二十兩喂馬站銀照數徵收解部仍酌議所裁之馬或撥補殘邑缺額之數或變價解部以濟急需臣區區管見雖非嘉猷然亦驛政之一助也更請 聖嚴勅各直省督撫

按將所屬僻路州縣調簿詳閱概行清察其無用之馬匹虛糜之錢糧一例裁革解部即將裁革之銀馬用以補助繁衝之不敷者特一轉移間竹見凋殘之驛迺藉此可望整頓而天下之驛政一時煥然改觀矣因臣未識字多逾額仰祈鑒宥採納

傳

崔孝子傳

張昌

孝子崔姓名敏字好學平陽襄邑崔村人也孝子生四十年其父仕元代為川蜀綿竹縣尹父子不相識者踰三十年孝子獨母氏洎兄居幼而力學壯而彌篤遭元末兵亂干戈槍擐居民逃避母氏及兄亦各離散不知所向好學不然而獨立思其父母未懷於心乃辭其室家自往求之入秦地徧訪其母氏不得由秦入蜀經褒邪履雲棧度劍閣達於蜀中抵於綿竹其城邑數經兵亂莽然為荒塘詢諸遺民求其父印璫所在邑人無一知

者乃獨彷徨踟躕荒榛叢棘間仰天號慟頓絕方蕪者
數四既無所見復自蜀經秦行次鳳翔於親戚處訪以
知其祖父卹壠所在即啟窆負其骸以歸葬於先塋嗚
呼人子不幸生而不識其父世亂又失其母若崔孝子
者何獨痛哉而孝子追念二親罔極之思不憚一身之
苦跋涉山川奔走道路脩經險難往還不啻萬餘里焦
心勞思胼手胝足亦極勞矣况又負其親骸歸葬先塋
茲皆人所難也而孝子能之故鄉黨閭里皆稱其孝焉
惜乎當時為官守者不聞能上達於朝旌表其門孝子
所在與子相距僅一舍許余恐日久湮沒無人知者故
為傳其行實以俟他日太史氏
采輯孝行者為之張本云

高忠節公贊

李瑾

贊曰其容峙嶽其度涵淵其忠貫日其節參天成仁取
義婉美前賢英風正氣足挽頽涓青史百世血食萬年

嗚呼嗚乎稱公為信

圖後身誰曰不然

序

潞國公張蛻菴詩集序

釋來復

嗚呼詩豈易言也哉大雅希聲宮徵相應與三光五嶽
之氣並行天地間一歌一詠陶冶性靈而感召休徵其
有關於治教功亦大矣然自刪後至於兩漢正音猶完
建安以來寔尚綺麗而詩道微矣魏晉作者雖優不能
兼脩諸體其鏗鏘軒昂上追風雅所謂集大成者惟唐
有以振之降是魚足采焉逮及於元靜修劉公復倡古
作一變浮靡之習子昂趙公起而和之格律高深視唐
無媿至若德機范公之清淳仲宏楊公之雅贍伯生虞
公之雄逸舅碩揚公之森嚴更唱迭和於延祐天慶中
足以鼓舞學者而風厲天下其亦盛矣哉河東仲舉張
公生於數君子之後以詩自任五十餘年造語命意一
字未嘗苟作至正丙午春其方外友廬陵北山子禪師

以公手藁選次而刊行之來徵言為序余猶記公之言曰王者迹熄而詩亡詩未嘗亡也而所以為詩者亡矣善賦之士往往主乎性情工巧非足尚蓋性情所發出於自然不假雕繪觀公之詩知公之所畜厚矣春空游雲舒歛無跡此其冲澹也崑崙雪霽河流沃天此其渾極也灑氣橫秋華峯王立此其清峭也平沙廣漠萬馬驟馳此其儻邁也風日神煦百卉競妍此其流麗也馬情賦景兼得其妙讀之使人興起誠為一代詩豪顧余謏才何足以鍾張盛美然託契於公非一日而又重北山之高誼不得辭姑僭序之以冠篇首云

贈李明府序

馬中錫 給事

進士李君汝弼補襄陵令人見其風範壁立制行卓然正人君子之氣可掬遂逆其為政有可觀也一意勉以人為臺即至形諸華舌率皆諷諭而少規諷中錫獨謂其不然夫天下事未有慕乎彼而不妨乎此者也必若而人之言是欲天下為令者動輒以臺即自許而後不敢怠其政吾見天下之令從此略矣譬之食與獵然一

下著之頃志在大半則其飢脫粟也必無味一發軔之初志在逐麋則其顧兒母怪乎其不審也今期人美政誘人羨官何以異於是政恐其致力於彼者專則用意於此者雜而規圖殆未免乎毀方矣且今之為令者或于何以知其賢而權用之也其必先獲乎守又獲乎臺然後獲乎銓曹而開其賢於上乃召為臺即也否則雖賢不能自達而欲為令者憧憧以求之可乎哉其弊必將使人背鬼以從藥唾粒以噉肉巧其政以求得其官而無所不至矣而豈正人君子之所為哉抑吾嘗聞守有司也徵科者有司之所有事也臺憲臣也繩人以法者也銓曹黜陟官方責名檢以進退人者也然惟巧者能中其嗜尚以獲其惟心焉故以徵科中守則取諸民也川漁原狩器舉無逸無編合無亡蹄而守之心獲矣以守法中臺憲則法苟存不顧政之虎逝而臺憲之心獲矣以各檢中銓曹則布祿食餌者櫛比以欺世而銓曹之心獲矣大中之中有大獲小中之有小獲不中則無獲也誰復抱拙而不為巧中哉其究必至天下之邑無一賢令天下之令無一善政然後已吾故甚不滿於

以官勉汝弱者也雖然延鼎不可以誨鳥獲而舉鼎者必鳥獲學謳不可以責韓娥而善謳者必韓娥窺聽之羣豕固不可以喋喋賦咏於正人君子而隼鵬鵬鷲之羣詎能合正人君子哉是則私有望乎汝彌

衛邑侯儉約序

邑人 程師偃 刑部主事

代而降也人漓其醇俗散其朴司世道者非不鯁鯁憂之然率多工鈎棘之術嚴束濕之令以塗飾耳目即雅意維新而持議不中其膏育則硃艾為贅物亦無益於升降之數嗣是日起日下安所底止豈古今人遂不相及哉我邑侯衛公英敏特達質直直誠扼腕世故深加軫念筮仕太平即慨然有轉移之志諸所條示良法業已見之施行吾襄與太平錯壤亦既潤九里而覆萬間矣我后之侯不啻僕者之望歲會徽天幸當路者以治行第一奏調吾襄吾襄枕姑射而襟汾流固昔所稱蟋蟀吟構極者也至於今而醇漓朴散狡偽叢生奢靡相競視太平為尤甚公以諫垣之議剴犀之才悉心籌度與民更始時且兼臨汾篆兩邑薄書旁午征車絡繹公

先開示四大禁除民四大害徐即太平已試之芳規泰酌哀益列為二十七款而服色有辨宴會有節尊卑貴賤有等冠婚喪祭有程淫褻苛刑有禁即余家庭私約於禮未合猶陶匏瓦缶之無遺於用亦蒙薊蕘之採其於更化善治之道纖巨靡遺而又非高遠難行之事令人望大行而却走倘布此之約堅如金石守此之約信如四時間以刑政佐德禮之所不及無論馴良者範我駸驅而不敢越即跼蹐者亦服於脚勒而不得騁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茲窮而思變之時也有不通之入人而垂之永永哉至於講聖論節保甲緩征輸罷差役培士氣嚴近習種種善政又未易更僕數子與氏有云徒善不足以為政公之約法其得子與氏之遺意者與昔公孫僑聽政而病鄭俗之媮也因鑄刑書厥後教化既行遂來輿人之頌是約也固公之刑書而誰嗣之歌輿人昔以之頌僑者襄人今以之頌公矣余不佞嘉與父老歌咏太平因不揣固陋弁諸首簡俟采風者轉聞於朝旦夕下璽書徵拜禁廷以宰一邑者宰天下而

返斯世於陶唐黃虞之舊
其以此約為前才也夫

羣禮集宜序

邑人 翟師有 知縣 范縣

從來議禮家如聚訟蓋貴多貴少尚文尚質指人人殊
非不犁然求其遠於可不迂於時者難焉究之言非難
而行難亦非行之難也舉世憤憤習俗相沿即近世所
宗紫陽家禮誰為翻閱安望其精心講求一約之大中
之矩乎曾不思四大禮關於人不小臨事無事
後之悔然不有指南車將無遠越而北轅况目未經睹
必且多駭古詩云少所見多所異有人焉斟酌損益刪
繁就簡芟文存質標揭其大端公之共鑑其聞不啻家
喻而戶曉之若布帛菽粟日用而不離其於禮也思過
半矣吾任意其在是乎嘗見吾鄉經曲弁髦率多非禮
之禮如婚之親友迎送初喪孝子三獻奠用優俳角觝
聖尚華侈逾滋迷謬詎曰禮然草胡容緩得是集而潛
移默奪宿疾其少瘳乎其中雖有一二於禮不可缺於
俗不容強如三加冠服大小殮三奠祭愛禮存羊俟後

子也其居處雜儀皆先進格言居身之珍也
人置一通於座右宋儒有言讀一字行取一字問風易
俗化矣我為禮讓端必類之
庶不負述者雅志云

褒忠錄

葉向高 大學

讀家乘不後於讀國史讀忠義書不後於讀春秋此褒
忠錄之所以必傳也譜蓋今死節高公事合天子之音
諸各人之銘傳記而成之夫世有寵於銘傳記而不得
聞天子之音者其人即可不朽而非以天子故不朽也
世有寵於天子之音而不得竊各人之銘傳記者其人
未可不朽而竊寵於天子者非真不朽事也公品格氣
節與日為昭不必在譜中也公肝腸淚血與火為碧未
必不在譜中也然此家乘也子孫之瑞也而有天子之
音存是一國史矣不在史氏記載之外也此忠義之書
也國之瑞也而譜公必譜公薊門之所以拂衣譜公必
諸公今日之所以不死廣寧而死松山譜公必譜公今
日之死於松山而又燼於松山譜公必譜公之僕死公

藝文 卷之二十四

若公之死國諸公必譜先公而死河東者有某某不能
如公死者有某某不能如公死而心思公死者有某某
如春秋法足譜也褒公也而殿寓焉無貶非褒之至也
褒公褒公死也而生者愧焉生者愧後世必有如公死
不思公死者公可以死也譜則公之子輯之曰忠節則
天子之所錫也今其譜獨曰忠天子之一字為華袞也
褒之義余竊取之若銘若傳記諸文章皆褒也信史也
非若他人之銘傳記之僅為家乘也

論

張良始終為韓論

邑人 郭守邦 通判

先正謂張良始終為韓此先生之定案也余何以知之
知之於博浪沙中知之於辭漢歸韓又知之於興劉促
項也當強秦滅韓之日先生以世家末宦之公子破產
買士報五世之國警一試未就而誤中副車亦可以已
矣而卒匿名下邳忍辱於圯上之老人必欲滅秦而後
已何其忠肝義胆堅若金石百折而不圓復聚少年

奮再思一逞幸遇高祖成其志當年報韓之心亦少慰
矣而乃受其爵不向其榮閉門謝政辟穀導引欲從赤
松子遊又何其高風遠致無心於人間世也此其深心
槩可知也提之為韓不得不為漢為漢乃不終用於漢
當日意中之事不獨蕭曹輩不能知即漢高祖亦未之
或知故拜留侯則受而賜齊三萬戶則不受乃其言曰
始臣起自下邳與上會於留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
萬戶夫不忘留豈忘韓哉或曰既為韓矣何不立韓以
自樹大丈夫當天下事有大竅有大機不得孟浪為也
先生之於天下見之已早必不肯堅決犯手而皆因時
取資乘便借勢故不難游於兩解耳若必以立韓為一
已之事吾恐大事未舉而高祖已先歿矣且其時勢亦
有所不可也當漢業未成之日則一力以報秦又一力
以報項及其炎業已定漢不以封百戰之功臣而復其
久灰之絕國是又一豎儒之故智也不幾敗乃公事哉
余嘗思漢創四百之基業傳千秋之正統非漢之聲靈
獨邁後代而實先生佐漢之力也且前有先生以倡義
舉後有閔夫子以扶末運忠義之臣彪炳萬古異世而

身... 卷之二十一

藝文

河揆也嗟乎闢夫子之忠忠而烈忠而神者也故昭顯於人世先生之忠忠而曲忠而仙者也故隱躍於山川亦可以興矣

臨襄兩河分界說

龍祠之水以四十分為則下官等河北條也剖二十分臨汾全用之南橫等河南條也剖二十分臨汾與襄陵兼用之渠規尚在溝界并然諸無爭者不必且論惟是下官河與南橫渠壤址相接水道相連源頭之外有枝泉三穴其一在北其二在南北雖一泉而流衍頗盛南二泉僅足以當之閭之故老考之冊卷兩河分界處原有牛心石或又曰中心石石既久湮亂是用長下官人妄欲兼其三而南橫人並不讓其一喙鳴穴開滋蔓魚已本府會同三廳及臨汾襄陵等縣親詣水濱講求故界少少得其緒始知每歲雀角之訟初不在大即前二泉是也三泉無界則爭故其要在於分界本府矢諸天日反復指迷泰匪求當輿論愈協乃畫其地而兩分之

據勘北一泉原與下官河逼近即本河舊物也而今歸之下官矣南二泉原出南橫地亦即本河故有也而今歸之南橫矣剖分既明中立石堤一道自碑亭前分水處起斜迤而南至中地止高四尺濶三尺三寸長一十丈共九樁每樁高五尺以樹不朽之疆以止魚窮之禍本府三廳與臨襄等縣各稱為善招申三院俱蒙俞允猶恐其易敗也因議立石表其顛末雖然水者千百世之利賴也官茲土者傳舍也官各為其民各其私安知今日之石不又為當年之石乎尚須汾襄二縣剖破封畛明示三尺自今每歲每縣各報一公直渠長同守疆界永絕侵陵每月朔投結到縣每季終縣申報於春秋二祭同赴龍祠躬親相視若有作奸毀界先犯禁令者必重懲之即於祠前枷示一月從重治罪且以其地沒官庶法行而亂止當不至以養民者殃民矣亦不至以長民者並受累於民矣

平陽府知府高登龍

同知劉芬

通判張維綱

推官周鼎全直

臨汾知縣張廷玉

襄陵知縣馬逢舉 勒石

萬曆四十三年正月直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文

祭前禮部侍郎邢公文

王 恕 兵部尚書

惟公夙存大志早掇甲科讀書中秘日刮月磨師聖友
賢濟源揚波進秩史館直筆不阿朝登王署夕下鑿披
迎役之疏耿耿不磨侍講經席啟沃良多天顏是喜獲
寵不邪尋拜祭酒宗主斯文儀度可法德義斯陳勸勤
懲怠去滯還淳魚際不舉無藉不新處置正大有光儒
紳識之者以為器堪副才中絲綸所以有閣老之議
春官之懷肅典禮惟寅惟清四裔修貢百神享誠由
此而往何任不勝夫何中道白璧青蝇人皆惜之公獨
不鳴歸川不久疾病是嬰斯文不幸夢奠兩楹清夢不
返鬱悶幽肩惟怨與公交契最深雖嘗焚燭屢辱教音
藏之筒篋若王若金時復展玩不捨規箴忽聞哀訃涕
沾我襟今也趨朝便道一臨致奠生芻聊表寸忱盡其
不昧來格敬歎

同前

周軫

嗚呼先生學博而正才巽而宏豪氣薄雲霄而上下勁
節與恒岱而崢嶸方其早登甲科也銳志功業聰明強
記入國稱其為出羣之才而亦自負乎非常之器及其
歷官翰林也養之厚而用之裕得之深而發之長校士
三科有以拔英才於寒俊迎一策足以定衆論於倉
皇既而一為國子則欲追軌轍於前修為儀刑於後進
條約嚴明雖赫赫之權弗徇也至為禮部則欲備禮樂
以和神人佐天子以和邦國典章修舉蓋秩秩之儀無
忒也謂宜入參樞軸燮理元和作大旱之霖雨起斯世
之沉疴夫何鼠牙致訟速貞女於城旦蕙艾生疑棄老
將於中途嗚呼先生去官纔四十五不知者謂先生之
屈何伸其知者謂先生之德必復豈其再期不食偶契
乎巫者之言八月有凶亦符乎大筮之卜豈先生厭世
之溷濁抑天收先生之酷耶嗚呼浮雲散兮何累乎太
曆青蠅去兮何疵乎堦瑜惟我問下小子不得伏棺而
哭臨穴而奠此其所以飲恨而歎歎也嗚呼先生之靈

果在天耶意必為雨露為星辰抑在地耶意必為鳴鳳
為祥麟彼蒼茫茫吾將焉往而咨詢徒緘哀千里於以
為輿情之真嗚呼哀哉尚饗

儒學明倫堂上梁文

張鶴

伏以建學育才壽萬載斯文之命脉尊賢養老宏百王
治世之規模祖宗之垂範惟隆皇上之紹述尤謹敷文
運於八埏混車書於一統人才輩出彛倫攸叙惟茲襄
陵蕞爾小邑廟學咸脩明倫一堂歲月侵尋梁棟將撓
風雨震凌垣墉半落傳道解感無以辭師生之心日講
禮讀法有以失耆宿之親瞻焉融之絳帳焉施子厚之
學地何寓予以菲才濫竽提調雖魚安定之責竊有文
翁之志謀諸寮案重為作新命匪集材不責效於欲速
葦石陶瓦惟求備於小成聞諸瓏之八窓起窺我之數
仍棟榑杗出簷楹層見既平氣象高明備矣規模廣大
謹涓吉日爰舉修梁用陳工頌之言肅代梓人之詠
梁之東華勳授受有遺宮道統一言傳萬世於今百

姓尚歸中

梁之西禹門萬丈與天齊浪煖魚龍應變化溥施霖

雨潤羣黎

梁之南一濟泮水碧如藍承罷芹兮魚箇事好將義

理細研覃

梁之北聖主龍飛御宸極求賢詔下選場開吐出珠

璣賦五色

梁之上徹夜銀河光蕩漾五星燦爛聚奎躔瑞我斯

文萬年象

梁之下諸生樂育菁莪化朝經暮史苦修為文章自

有連城價

伏願上梁之後斯文增重泮水生輝禮義廉恥之行化

孝弟忠信之俗作三節維下雙鳳齊飛吾道與日月並

運柱石與天地同長

碑

創修廟學碑記

金孔天監

泰和改元之夏襄陵衆吾道踵門而來告曰敝邑為平

陽之劇戶踰二萬舊有廟學在縣西北隅不啻三數里

非春秋二丁士子未嘗一往也既僻且遠不啻僅存者

一殿而已當其釋奠先聖少有風雨則無所庇映姑將

廢禮且地近臨汾故前後縣官有心於作新者以其功

大役衆往往中道而畫或復視為餘未若行路之人無

分毫顧藉意如是則雖各有廟學與魚魚異何怪乎俗

流失民鄙陋競貨利而尚爭訟薄禮義而捐廉恥邪閭

有讀書務學者咸指以為好嗜不急爭相嗤點也學校

之不崇其弊乃至於此大定初湯公儒林來承是邑奮

然思矯其失於是易遠以近敗小樹表隅城之東南爰

得美地甫遷門堂尋復移令他去寥寥四十餘年莫終

舊廟既拜而出感然不寧若罔承獲顧視諸生嘆曰子
行聖人之道豈忍坐視其敝而不為興起之慨然獨斷
以新廟為已任達會兩督役事不遑寧處往復者二暮
今年正月始還職任嗚呼善事之成蓋亦有數詎不信
然公首出俸錢二萬米十斛唱之於前諸生各輸所有
和之於後暨邑商酒者不待勸督亦自願助所費建始
落成不踰閱月輪焉奐焉殿廡為之一新邑人始知教
化之有本學宮之不可緩也屬境豪戶秀民感道懷和
皆歡喜捨施惟恐其後兩廡屹然不日而起然後祀有
廟士有歸其餘莫不稱是而視向之舊所十百不相侔
也故邑里之士民以逮胥史不謀而同僉曰今廟學成
于難能無望之中而斯民化于覲德易誘之後豈可使
趙公之勤无所紀述以傳信後人且謂僕鄉人業孺之
先在仕者請記其事僕以謂古者鄉遂有庠序之教國
家有塾學之制為之師以論其道為之保以詔其業淫
言諛行詭怪之術曾不得少容于其間其壞才懿德皆

若素定性成不假騁率爾習而後能此所以不嚴而治
也至其陵替之久則四方之學一廢而為廟止為奠祀
孔子之所耳不聞絃誦之聲日不覩飲射之儀則風化
何由而興哉今公為政知所先後寬於御衆勇於立義
百許歲之舊樂不勞而舉沛然更新視聽不但以克祭
獻俾方領矩步者委蛇乎其中騰文價而取廡仕源源
而不絕向之薄俗一變而純粹皆有士君子之行實由
此其始也顧不偉哉在周則魯侯甲甫能修泮宮詩有
其歌在漢則蜀守文翁特興儒學史有其傳趙公之治
蓋取諸此歟僕雖不敏親視善事其於是記也烏得以
固陋辭泰和九
年重午日建

重修廟學碑

元麻章 贈溪先生

平陽近郊之邑曰襄陵其漫曰平水自姑山而下灌注
其邑官府第民廩佛廬清渠翠沼橫貫交映嘉花秀
木粉紅駭綠藥欄蔬畦綺錯茶布甚不陋為邑天朝開
國梁土以建同姓震宮得河東道仍割州之吉邑之襄

陵潞城界嗣王治襄陵選年者德茂者八何赤公統其
 事且命天成李侯武之八何赤譯言為人師者二公到
 官踰年政成事定民有籍戶有版田無瘠耕公無負租
 一境廓然營為樂郊會甲寅春釋其先聖李侯感然不
 寧罔克祇承薦禱與俯若願若頌先是廟學在治城西
 北隅三數里始實岱宗廟地至大定初湯公儒林丞是
 邑改卜城之東南爰得美地水繞之有泮宮之制焉甫
 遷尋移令去不果卒業至承安間丹陽趙公來蒞以身
 任事累年而後有成率之泰和郭公增修始克完具金
 季之兵幸不為所焚蕩至李侯積歲月久上雨旁風無
 所蔽障神棲不安廊廡幾壞侯顧瞻嗟咨嘆曰為政此
 其可後耶慨然送已錢綿百端因白長帥公可其請仍
 率邑之諸生問役於衆度材於汾川開工於公輸斲輪
 命尉張君仲錫督視侯時時一過問者於是衢路之端
 淳土遇者決瓦木之腐壞者徹門宇之傾圮者設赤白
 之湧漚者潔輪焉負焉為之一新簡肆之堂逸豆之位
 無不有其秩序行路見之祇益羨慕噫李侯之政可謂
 知所先後夫刺史嘗令風化之首然與化者必由乎學

校之典將見長材秀民明師鉅儒往往來集常編絃歌
 之聲聞於閭里使人人人知學嚮化革暴為仁易頑為馴
 而咸美俗當自興學始華遠至平陽邑士柴君祐之補
 君子榮張君用之仲明教友來謂文固不可以不記

重建夫子廟碑

續執中

夫子之道與時隆污夫子之祀則無時而既道關天運
 之通塞王政之盛衰詭詭仲著熄未易而言而禮之報祀
 在人心中者昭昭顯揚非俟外誘如令典所載春秋之真
 無問海內外有民有社者率敬以承事雖互有千萬世
 不敢有少懈焉襄陵縣夫子廟在城之巽隅面勢宏廓
 墟宇輝映斜伴大郡大德七年秋值坤震壞折柱地棟
 架層塌疊壓葺為榛區丁祭朔告假位縣聯十年春達
 魯花亦脫見察尹柳君豐觀廟貌廢墜直相語曰政不
 此先願善美自立無難功治費鉅而後興乃四集鄉民
 以謀以合通其材財出於衆力輸於壯梓斲陶埴治
 斧朽塲人人自效成樂而趨助登簞買德仁尉張彥榮
 扈協志從規其中視大邦之居建禮殿五楹講堂環廡

門戶學舍為屋校百餘間教不踰舊而壯麗有加像圖
屏煥內遠外微月阿整爾微然一新四方廟學祀先聖
於邑者未存若此之盛也總將誌諸石佐史張翽來速
辭惟學校或化之原奉漢而上為之教者家有塾黨有
庠術之習以推其意正心修身治國家之實而收致
六藝之習以推其意正心修身治國家之實而收致
知器物之理感不可不知其美自故創學釋菜於先聖
先師此則有學而無不學豈勝唐五季而下天下州縣學
廢而釋奠之禮得不廢學其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
其祭則必備禮豆蓬筭鐸之器案盛牲牷苴蓀之品
笙磬鼓篋之音勝前拜告之容而士民得以識先王之
禮器與夫仰獻俯灌之節揖遜升降之數循循然以發
其良心以永其善端以歸其講誦者此則有廟而無學
也國朝屢以崇奉廟祀宜明教化作養人材詔天下而
世之為治者一切從事於刑名獄訟徵歛期會之間而
以勸率儒學非簿書之所切責者為不急之務不肖世
家襄陵幼時猶及見先生耆宿皆道德明秀文章粹美
法古而議制植志而養廉可以任卿大夫之事者所

成俗今諸君復建廟學扶樹教基新民之耳目顧士子
當自奮躍磨激以直人正夫之學進而為有用之才視
昔而無愧者不本於茲歟

文政公德政碑

柴潛道

國朝肇造區夏凡路府州縣各設達魯花赤以檢其政
猶古之聖王建邦立國太宰司典則監牧以五等諸侯
監之之義也然銓諫之制必以農桑有成學校興舉賦
役均平詞訟簡少常平得濫盜賊屏息六者之備為殿
最黜陟恩至密矣前達魯花赤馬思忽別文公由華容
縣改滿再調是郡爵仍舊累階承務即視事之初除姦
剗弊剔垢既紛凡厥便民知無不為尋盡然嘆曰為政
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農事不力民或陷於凍餒位民
上者坐視可乎仍躬詣璣獻丁寧勸諭俾各勤廛業是
歲普獲豐贍詎非農桑有成者欤公餘輒詣大成廟會
集諸生講經賦詩為樂飲醴暨秋季擢拔材備克鄉校
由是交風大振茲誦不絕非學校興舉欤頻年曠旱

富商幸災，竊聚售不輕貧，民率多技藝，屠酷，駟僧素乏。豫積苛，饑荒弗違，寧處同，就饒公每發承廩，平直出之。歲登，迺止於是全，活者衆，詎非常乎？得法者歟！凡民爾，絲襍役，每徵粟出，里魁落長，乘風督責，星火速，亟少不如命，卽想所司，痛加楚，民有不堪，苛電或至，破家鬻嗣，自戕，勦脫者前，政畧不加，憫視以爲常，公至，誦民力優劣，第爲品者三，列於簿，帳緩急，畢令預知，故事不撓而集，亦不連於流亡，逋欠，詎非賦役均平者歟？邑晉屬也，山狹，川阨，士磽而瘠，民覬科者，爭訴愈繁，加之姦詭，鍊峻，其訟佐，賕賂，鉤致僚吏，陰遣，題否，莫敢誰何，有至，龐翁，稿項，恬不知悔，公訊知，從容剖斷，服辜，感謝餘者，歟？晉壤，粵皆重岡，嶺瀕所謂紅蓮溝者，羣盜時出，剽劫，郡邑，克爛，甚張，遐邇，茂不震，駭公乃礪兵秣馬，練卒，徒鑿隧徑，跋巍步，遂寅夕，司察，故盜不敢犯，境民亦帖然，詎非盜賊屏息者歟？公爲人生資，豪邁，舉措非常，能以經濟自任，每臨繁劇，英謀果斷，勇於敢言，無媿阿腐，孰氣及，退仕門，緘默一，無所交，雖家人亦不敢以

私事，潤公也，故鉅人長者，咸器重之，非慮博而趣深，志宏而識偉，殆不足以與此。時江南襄樊守將撫之失策，所在積怨，相煽以叛，竊號屠官，掠城邑，燔府舍，少壯者迫於脅，從老稚，斃於鋒鏑，朝命重兵討之，踰年未克，卽降城守，計公因坂塘鑿塹，建譙樓，嚴斥堠，蓄銳備禦，不虞洎，諸道兵，邏騎雲合，輻湊恣所侵掠，中外洶洶，投死無地，公卽闔城門，集丁壯，彀弓，刺刃，禁戢驕橫，秋毫無犯，郡人德之，因謝於門，公莞然曰：吾爲人臣，備位縱愛，身苟免，上負國家，下危士庶，俾忠款不昭，固弗爲也。今旣効力之秋，萬一有禱於世，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誠不忍，毫倪頓，踏自相魚肉耳。其德履天性，又詎非公廉忠直者歟？昔人有其一，尙以爲能矧兼之者乎？故者宿張安道等，聞公受代，北歸，驚相謂曰：公何來之遲，而去之速也？爭攀轅，挽留，俾不得前，因過草堂，以是告余，而文諸石。

蒙溪先生墓碑

元王 輝 翰林 學士

余官晉府者四年得進修之士一人曰蒙溪張君每暇與相往來把酒論文最可尚者君無求於人人之有得於君者殊克然也因自念言異時禮文興舉吾儻與當任君責及承乏翰林君墓草已宿乙未夏其子思敬來謂以墓銘為請慰唁余為歎歎者久之言猶在耳其恐以不敏辭君諱著字仲明世為襄陵縣張相里人曾祖諱簡祖愿父彬皆潛德不仕讀書治田子孫相傳以為家法君以穎悟不待勉勵卓然自志於學成歲設科取士君以詞賦中選既而嘆曰士當以遠大自期雕蟲篆刻將何為哉遠貽溪麻先生泊前進士允齋曹先生來主經局君喜而不寐曰而今而後吾學有所正矣遂刮去故習沉潛伊洛雖饑渴寒暑貧窮得失不易其初心所謂道之體用文之華實採涉其源流咀嚼其膏味積而為文辭發而為事業不矜不盈介然以家居教育諸生為樂中統建元願齋張公以直道清節撫宣河東廉君才行擢主潞城簿政廉明以畏愛稱明年公去事斷齋不可以為親老西歸累辟不就至元乙酉用薦授平陽路儒學教授於是衆論大厭士風為一變先生年

高德彌劬學益博文益苛士夫知所依嚮吏民咸有矜式職竟不聽其去者逾再考厥後子思敬自南陽教官來省聞彼中風土樂焉曰各山大川平日所願見遂命駕南遊以至元壬辰夏六月十三日考終寓舍享年六十有六初娶陶寺里大家趙氏一子思敬二女長嫁同邑王黼次適梁龜齡繼室曲沃靳氏孫男曰士衡思敬以家學授承事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先生資明敏色和而氣清為人誠厚寡欲不戚戚於貧賤與人交始若疏澹久之愈敬而愛人有負之終不較責而知為雅德君子其成就後進為已任故晉人以文名而達者多出其門切惟百年來平陽號稱多士每歲舉子赴選大約數倍諸郡至有白首場屋庶幾一第餘有不暇及者惟君年角冠即能知所學所從拔出習俗潛心古道踐履外詩文雜著曰蒙溪集者六百餘篇晉絳未之有焉况一詞藻典雅有法理明辭約以自得為主是可銘銘曰四科稱賢曰德與藝其在聖門用不備廢文迺道與經天緯地苟道其本剽竊何異利祿科場疇非誕諛聯綴補緝是足言邪蒙溪為學其復不暇洗心程張正

藝曹麻閉門窮經其書滿家王佩瓊瑤粲然詞華冷章
 時發其助也多上之生世濟時行道時既我乖立言明
 教生榮沒傳朝爵銘墓達人大觀彼此奚較大川河宗
 名山華嵩地靈氣異先生所鍾一朝長游杳然飛鴻世
 皆知仁智之所樂予獨為歸根返壑迺先生之所終
 倒景而不滅其元精耿耿固浩乎其不窮造來吾時
 造去吾從先生之心與造物也從容尖山西東相里新
 宮我銘斯石如勒景鍾離陵遷今谷變尚知為家溪先
 生之封延祐四年三月六日建

襄陵牛氏墓碑

元李孟平章政事

夫士君子能顯名當世流慶後昆者未有不由祖父積
 善所致而能推本求源不忘所以報者是必厚德之人
 也晉寧襄陵牛滋有子口光祖初以才辟甘肅行省掾
 尋陞中書省掾中都留守司都事至大四年時政一新
 始以五品秩選刑部主事明年聖天子推恩例賜滋秩
 奉訓大夫霍州知州飛騎尉正平縣男後五年滋使奉

告曰滋耄矣無所為於世昔徒以弱子備位於朝不階
 尺寸之功獲被顯秩榮及哀暮報上之德其在於子孫
 追念先人昊天罔極表墓之辭惟公幸焉嗚呼非吾所
 謂厚德者耶按牛氏之先世家雲中之豐州為遼金大
 姓金之亂曾大父謙携家南徙過襄陵樂之曰吾必家
 於是客河東歲餘亂定竟徙居之謙子順順子昌皆能
 務本力善以基其業有鄉曲之譽昌字伯亨益知篤學
 制行以培其本有士大夫之目仕至監當平陽府權僉
 官三世皆葬邑之東茱萸南原伯亨凡三娶曰崔氏王
 氏薛氏子三人長曰源次曰淵滋孝友端愿以
 勤儉起家以謙能其用其餘以為德今年八十餘聰
 明康強為鄉黨所尊亦三娶曰崔氏曰韓氏曰王氏追
 封正平縣君有子三人長即光祖有幹局以廉慎稱今
 由正平縣君有子三人長即光祖有幹局以廉慎稱今
 祖顯祖蚤世源娶韓氏子二人曰明祖耀祖淵娶晉氏
 子三人繼祖敬祖光祖初娶王氏再娶韓氏趙氏
 皆封正平縣君有子曰燕閭女曰素英吾觀牛氏之
 興自滋而上世有命德自滋而下世濟其美非亦不有

源者乎然大河之奔流萬折而東雖高陵峻壁莫之能禦者源之遠也香木百圍高摩蒼穹雖疾風迅霆莫之能折者木之固也如牛氏之與昉於濫觴而肇於方寸者乎苟濬之培之而不已則其遠也大也庸有艾耶觀滋之所以詩及書之所以告者非濬之培之之方而遠大之歸也耶銘曰遷矣牛氏自雲中遂遷襄陵敦善力農三世而仕五世而昌父劬於家子勤於邦正平之封沛河洋洋正平既耄爰念祖考匪積之厚曷久以保維其保之曷終報之悠悠予懷曷終念之南原之阡有松有栢彼穹者碑未世攸則延祐五年 月翰林學士趙孟頫書

襄陵完顏氏先茔碑

宗瀚元 太原教授

公諱王世為平陽襄陵人高祖詢曾祖琮祖智三子諱鎮者仕至高陵令次日翼平陽錄事真二子長即公也當金季四方倂擾公素善騎射里人以英俊推之公雖幹雄偉中選遂隸軍籍國步日益艱中河朔紛挐暴正

勳勞開拓守鎮之方畧故老傳聞尚可考焉公魚子一使王公公先卒夫人踊栢舟之誓撫育諸孤咸登仕途夫人承父母之教婉婉聽從婦德母儀不惟宜式於一家抑亦流芳於海內古有貞烈亦不多讓賢矣哉夫四子長曰仲用官至敦武校尉栢鄉令次日仲義隆興府路管軍千戶次日仲文趙州諸軍與魯長官次日忱幼侍備極能得其旨意自東宮官屬遂入清選者垂三十餘年受嘉議大夫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所至頌聲藉甚嘉議公感念太夫人平昔之訓曰吾祖宗以來歷仕顯宦代不乏人卜築襄陵譜牒散亡家世不知其幾傳矣要之繼世相承樂善尚義鄉人至今愛而不忘吾父高戶公起身武弁立志非碌碌驍勇卓絕踰越等倫矣大將之材非世草草男子比擬自分柄用與士卒同其苦年常喜俱博伯道之嘆不幸天不假年捐館有年矣嗚呼嗣後者誰耶黜祭者誰耶未亡人罹此凶讎天摧地裂若不堪一朝居者吾醮趙郡王氏今年在九

泰駁駁老境無幾我思父母南望彷彿千里介絕感念
 在昔歸寧之懷得不眷眷於襄陵乎祖宗以下諸靈觀
 墓蹟荒壤雖有孫恩纍纍坐以獨民生理狼狽吾歲年
 又日薄西山過此以往恐不克遂志念用絲綿各千兩
 為迂爾之費卜其宅兆祖父塚塋昭穆相亞禮成安厝
 吾無憾矣吾一女人每愧無力扶持父母家汝子孫魚
 忘外家當念吾不忘父母也嘉議公永惟太夫人母氏
 孝養之思勉勉罔極之報追遠先訓瞻望母家亦未嘗
 不眷眷於襄陵也太夫人孝思母家嘉議公克承母訓
 致敬外家子孫賢孝光輝一門謹錄孝節之一二刊刻
 貞石斯可以振激風俗表外家之先茔式昭永世云大
 德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嘉議大夫河東山西道肅政廉
 訪使王忱
 立石

前禮部左侍郎邢君墓碑

彭時

君諱謙字遜之姓邢其先族居平陽浮山後徙襄陵故
 今為襄陵人曾祖伯川祖敬初俱下社考諱茂政封翰

林檢討贈國子祭酒母郭氏贈恭人君弟倫等三
 自幼穎敏好學有司選補邑庠生年十八中正統甲子
 山西鄉試卒業曾監登戊辰進士第被選為翰林庶吉
 士明年授檢討中間丁內外艱越十五六年秩滿陞修
 撰方再期超拜國子祭酒未滿三年拜禮部左侍郎又
 二年坐事除名歸越四月以疾卒實成化辛卯八月十
 八日也君為人負才器尚名檢識達事理意多中輕重
 人或形辭色用此且重細紳問其見忌於人亦以此為
 檢計遠先帝比符北使請歸駕廷議未決君入疏極言
 迎復大義士論題之為祭酒一以古廉李先先生為法勤
 課試明勸懲其檢歷必以資序病他途進者不適用間
 以科貢士泰之日二者相泰應用得其宜於是被抑者
 廉之其教人必先古學有不便者亦謙之舊例師生不
 會饌饋料折以部稅鈔鈔不時交交每後期若此者
 積為公用近者鈔半折錢君循例輒用以繕辭舍市書
 籍或捐以濟師生之貧難死葬師屬感其惠分題歌頌
 之會君遷禮部陳學士緝熙代主學政與張司業振烈
 欲稍異君所為其錢鈔盡付典守者曰我職教化何暇

及此諸屬類與守者侵用請參知其數不從欲分有之亦不與眾不平輒發其事諸噤者相與騰口遂逮鞠成獄三人者俱除名或為君惜君曰我雖不私擅用實吾罪特累及二公可憐耳予時臥病家居君過余別觀引咎自責無怨言且曰術者謂我今年當死罷官幸矣已而竟死嗚呼豈非命哉君戒文學又詩文字畫有法凡三出使一代祀北嶽禱雨雨輒應在南京得文獻通考諸書因并市書數百部置襄陵學宮惠後進其所存類此卒年四十有五配梁氏封恭人子男三震霖俱邑庠生需幼女二未笄以是年十月二日薨西平原先生之次君仲兄訓導其墓致君遠言屬余銘余與君同年相知深既悼其屈重哀其不幸以死故為詳其事俾來者有聞焉銘曰 氣銳才長志平身張求全致毀豈理之常世罹茲咎匪今自昔銘以告之觀者是緝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三月吉日立不 朝列大夫國子祭酒耿裕書

邑侯侯公去思碑

李承華

御史

東齊密坡侯公以進士尹於襄三外而政著膺朝召司諫越二年矣襄之民思之不已也議榭祠礮石爰承厥思鄉耆王時中黃廷珪輩相率請於今侯乾峯宋公公曰可既為之卜地建祠矣復為之价書致辭問少泉李子李子曰密坡之治襄也其政可得聞乎且今去矣若何為而思之也曰時中等齊民也不足以觀公之深然公之政之澤固身被而心藏之矣公之治襄也如治家其視襄之民也猶夫赤子是故刑也寬猛相濟平反衆矣賦也輕重適均規則定矣役也審編協宜民力舒矣利也思為之興浮靡黜而財用節矣害也思為之祛強禦抑而姦蠹消矣儲峙思積倉廩盈溢即凶歲不饑矣學校思作正已率人士風端矣至於持廉秉忠振頽起廢憂民之憂如痲痺其真父母我者也然此固三年之愛耳襄之東有馮溝焉潢潦之所經也夏秋雨集密廬漂禾民甚病之公乃相地鑿渠洩旁引爰收灌漑之功凡近渠若干里皆為萑澤今皆沃壤此百世之利也夫父母之愛子也為之道利遠害貽之以恒產也今公以魚窮之利利襄之民襄之民守公之產服公之

訓爲吾子孫者將無與其恒心矣乎是故於未去也愛之而惟恐其去既去也夫惡得而弗思李子聞其言矍然起曰嗟夫密坡古之遺愛也信若言則爾民之思密坡密坡之見思於爾民也誠也誠則不可解矣余嘗慨世之爲政者違道以干之矯情以悅之將以思斯民鈞斯名也夫上以僞求則下以僞應欲民貌而思之且不可得况既去而思乎此甘棠之詠與夫望而墮淚者要之誠結於心固不可解也然則茲祠也得無亦是繼乎衆皆再拜而謝曰時中等知思夫公也而不知所以思繼自今襄之民子子孫孫觀公之容思公之澤守公之祠將不異於南國峴山矣

邑侯房公去思碑

王應吉 御史

余考漢世所稱循良事不一大要歸於平易近民使人習而安之去後歷久彌思故曰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夫慈母出門稚子牽衣隨之以號要者愛利存焉耳若途人相遇掉臂去之東西南北莫之憶念也此可以知

情矣邑侯房公令吾邑五年所以徵命行邑人爭建祠祠公公至性澹淡布衣蔬食居然寒士以故清節凜凜堂上如霜堂下如水歷數年如一日焉公外魚鋒鋸內察秋毫左右或謀爲欺給發摘如神羣下不寒而凜然又赤心白意洞無營壘事上上信御下下信不侮鰥寡惠鮮小民求民之瘼痲痲乃身易稱信及豚魚公殆是已邑故稱樂土牛車之賦未嘗後期公輕徭緩徵益用安靜不擾追呼之令不下近郊網蟲在戶鷄狗以寧又豁浮糧之賦數千金卒遺萬世之利邑最苦徭差公兩編踐更差次上下悉當物力人各自得折獄片言立斷雅不欲深文鍛鍊有罪蒲鞭示折辱而已遠近嚮慕卽傍郡縣咸願質成待士有思諸縱掖執經問字公盡受弟子之籍其稍踟躕者公引繩墨切責無所貸鄉之縉紳公爲式廬折節先是一二奸人含沙肆毒官爲左袒小人望風狂吠幾令人人自危公廉問得寔一大創之又曲爲勸諭澆風以息蓋養以和平持以靜重愛民如子衛護之如傷其小有便於民朝令夕行髮膚不愛小不便於民揀焚拯溺必疾去其痛而後已五年之內含

甘飲醇愷悌則朱邑之於桐鄉也寬和則黃霸之於潁川也惇大則曹相國之清靜寧一也直實則司馬君實之婦人女子信其不欺也清絕則趙閱道之一琴一鶴魚事不可告天知也自公下車頌白之老未嘗至市井知有官府竹馬小兒嬉遊歌頌無間言公之覆露吾民也大矣去之日父老涕泣遶留會公以病偃僧舍士民問醫求藥衣帶不解索神而禱祀之魚虛日數月霍然病已始行盡舉手加額曰是天以公賜吾儕小人使不即去以盡吾惓惓也公之使人戀戀有如此者遺愛在人畏壘之民世世萬子孫欲魚思得乎是役也邑人各為肖像捧土力作惟恐不先成是其在城東汾上者余受廛地里人徵言為記不敢以不文辭為述公之概若此公諱壯麗字威甫別號素中登萬曆乙未進士今任湖廣道監察御史涿郡安州人

邑侯楊公去思碑

邑人 李瑾

兵部侍郎

楊公去襄陵之三年余以戇直忤時假差還里見鄉之黃童白叟青衿士無不向余問公起居者諄諄若赤子

之戀慈乳然已而余過臬臺行司右見一新建垣宇巍然問之則公生祠也坐坎向離門堂各三楹堂上公道範儼然童叟青衿歲時拜舞階下庶幾親炙公也者蓋先是壬子冬公以入覲行時公政成奏最逾年矣士民皇皇慮不獲再借冠已而覲事竣公果以卓異留蔽弓旌尋應寅清之選士民聞之且欣且戚謂公躋槐有階吾儕攀轅無從也卿感深思無可寄聊寄於此余故編民沐公澤等而辱知更深登堂瞻禮有同情焉一日學博平定寶君率諸弟子員楊生桐劉生宦等過余曰楊公祠百姓翕然建之久矣匪勒石何以識不朽願李于一言并以士民建祠之譜示蓋寶君父於襄悉襄民情非獨以襲侍公宇下德公私也李子遂受命曰得民如楊公雖懷棠何以加焉襄土狹而民瘠西北城墉外即臨汾界東南高阜歲與旱魃為仇警閭閻之間有蓋藏者幾而賦又極重民不堪命復以平水一脈灌漑臨田之餘逼襄城而入由栢臺公署而出東南灌民田僅數里許田塍各植楊柳望之清翠因日為名區卻使監司多駐節馬供應繁騷民愈苦之公固天府斗山稱公輔

器筮宰聞喜踰年賢聲蔚起庚戌會襄陵令缺襄與桐
 同府屬而較大天官氏遂移公疏上制曰可更治民以
 考功其漢帝所為試蕭傳意哉一時桐入挽卸之懇襄
 民借寇之惡往來於途不絕公下車廉知我民困一切
 與節省而先自身倡之冰蘖獨甘絲毫無所染其事分
 藩使及行部至者僅取成禮而已曰欲奉上各歡而股
 民以從容弗能也力役之徵誠不能緩倘令強有力者
 幸免而貧者坐困寧不重其累乎長民之職謂何辛亥
 當編審公預頒審格令民自報與乏而手裁之陞擦悉
 當踰旬即完公明神速闔邑感且服焉權稅在正賦外
 橫征也當年虞擾民設畫一法派之三閏兩以應甚艱
 通商賈而開之北鋪之京安市更蕭索如額如安肆矣
 公惻之弗克豁條上以灘地租補偏苦者如安肆矣
 歲不年冬月多餓夫公設廠煮糜倒之復開句施藥餌
 以醫病疫者全活甚多督課魚酷刑而鮮述刻奸魚蠹
 法而舉安徵收厲羨耗之禁而益常在下贖以絕囊橐
 之人而質成且衆地方利病靡不洞如觀火而批大御
 導大窾慨賦于遊亦有餘暇日與諸文學講以經稅評

賦課業胥折舉於累黍之度以故諸士彬彬向化若郭
 若曹諸孝廉皆其所陶鑄而鼓吹種種善政見於譜內
 不可更僕數而其最著最不可及者無如臨襄爭水一
 事平水肇自晉末源出姑射仙麓流分南北澆灌民田
 總之以四十分為率而中分之北盡臨汾之利而南則
 臨地二十五里外始入襄陵界極南不越十里故此一
 水利可以南北分論不可以兩縣截然論即小民偶起
 爭端一查自來源條碑記可剖無容臆重也胡為乎彼
 欲攘之而此不甘彼巧誣之而此不知遂至以利民者
 辨民哉公見獨早持獨力初不與同激雖不難辯究其
 之身各弗惜以為我民案積在迄今論之猶令人泣
 下卒至水口經正是非亦以襄民不至獨稿者則今大
 夫三原馬公之苦心克濟也而舊令尹履險為民寔前
 茅焉大都公高明而端慤慈詳而執持名位事業皆不
 可量其尸祝當在天下亦詎止一邑此之儼然者第可
 以肖公貌巍然者第聊以寄吾民之思云爾公各作楫
 字夢符丁未進士蜀之蓬溪人

邑侯馬公去思碑

邑人 沈光祚 順天 府尹

襄陵邑郡西南其郊遂坻北道晉橋東道橫汾南道穎池以入而受事於縣會趾錯目交於是焉在而皆有馬公生祠焉父老曰是三祠也以示同夫望郭門而思澤宮而思者匪是其展也且公有遺績焉其為甘棠乎既而告曰學前祠近而宏民所崇仰詞唐先生雖然予左在告請虛牲石待焉於是公去襄既三禩矣蓋襄孱邑也俗綿薄民緩散不屬治之如運瘁手足心至而形不隨與圖其微如瘵人不受破其輕可動而難附其弱似可使而無躍焉趨赴之情故上下幾賓旅焉而來所請父母尊親者未有也公朗中而霽外宏舉而密理廉不劇明不苛自田賦浮詭盜賊主各根孳穴穿陰鬼莫形纖至鄉曲一夫之待竈婦里兒唇稽目爭者靡不燭校兩造紛沓聆覽耳聽口訊意論手成愛書粲然成文俟爾空庭如風激雲爰至外邑來質厥成者靡不滿意氣而去泥魚具論請披其鉅者邑頗號才藪而乏正氣不創修道書院鎮多士於中結經課說示以司南起亭

經閣於學左購藏其書泊閱中手著志其博洽且臨宮鐘武似開從形家言傑構奎樓極崖表繕殿廊一亭煥然一新更堅坊左右又朔快樹表諸貢舉於通衢晉橋為暴漲所圯公鳩飭重建上為復闌坊祠賑濟瀉馬沿河兩岸甃以石堤進遷城東周匝數里以障洪濤固固激隘要囚有淖軟之虞公易土以磚環砌園廡高厥倍昔議器供帳脩置什器勸之册籍專役司之毫末擾之民同諸如此役其費不貲悉出俸金兼斥贖銀優之徵募勸力平直給備一準民間邑錢谷收解曉累富室公順里編取人獲息為其創馬斗級諸役亦如之且上其法於臺司各屬著為禁令編審徑賦昭蘇均調里胥不得上下其手催利立限聽民自輸木嘗令與吏持片機及里門至於出納較兌平衡罷去羨銀糾答乾沒諸弊尤屬苦心歲早精禱步禱請賑當路為粥廠哺饑飛蝗蔽天修禳自責遺蠅頓絕他如勸農桑重師儒崇祠祀旌節孝清術蠶莊豪右大柳實意而佐以良法持大體而不務為瑣屑懷夾豁洞示肝胆令人曉然知其意之所嚮而趨之瘞股為趨破棟為華瘳調傲維

百發具興至收緩散不屬之人情俾之踴躍歌舞一日
 知公之可尊可親而表不容自已其詩所謂父母孔
 者與昔何武所居魚鱗名去後常見思公蒞邑六載
 厥薦刻者十餘次聲華已自赫然已瀕行之日將歷年
 錢谷刑名與所增修雜賦刊布成帙名曰自知錄與士
 夫父老共觀記之且其代瓜者相承毋替以故邑人士
 度汾板卧環流車前水為之沸而公亦潛然不忍拾社
 送者給釋於道閱三日不絕其越霍趨而送者復幾百
 人凡此皆前所未聞也豐碑巨碣在在頌德而猶思之
 慈既去且遠之後公何以得此於民哉聞公幼從丹齋
 溫先生遊甜目品題每以器田後身許可其學問得力
 處充在正之一字居後謂執中之謂易為模稜者詭託
 不若以正是持庶幾確有把握耳諱亦齋文章政事為
 當世各臣迄今人景慕之公帥模先正而又自標心得
 獨扼關要無惑平德化醇醲沁徹人髓臆戀勝結尸祝
 貞珉之不忘也亦其淵源者正也祠建學左為正堂兩
 廂儀門各三楹碑樹祠中公諱逢舉號雲巖陝西三原
 人萬歷癸丑進士

邑侯薛公去思碑

邑人 程帥雍 左布政

今上聖明御宇勵精圖治功令視昔加嚴故郡邑諸長
 吏爭相濯礪類多循良我邑侯薛公尤稱卓異公以效
 齡聯捷禮闈筮仕吾裏襄寔彈丸有富名無富寔差役
 繁重閭里騷然兼以饑饉頻仍民嗷嗷如在湯火中公
 至則御屋竊嘆痛憐其民亟欲出吾民於湯火而衽席
 之省刑薄賦剔蠹銷奸無一念一事不為災黎計興革
 不暮月而百度維新一邑改觀矣無何而流孽紛披秦
 毒晉境焚掠甚慘公日陳焦勞為網緲募兵練卒崇
 墉濬池嚴斥責塞要官夜夜戒嚴風霜不避繼而寇黨
 近郊即躬率義兵奮勇先登亦憐公威武望風竄去
 故鄰境皆遺覆篑之患吾裏獲獲覆孟之安且援兵紛
 至而芻餼供應嗷嗷立辨即中涓橫索胥以大義裁之
 不阿徇亦不買怨乃若輪鎗不擾於市養馬不累於民
 建浮橋挑新渠訓農造士置器繕甲率皆獨力經營尤
 為不忍人之苦心至於一切不經之費無藝之征悉與
 裁節即有勢不獲已者亦必多方曲處佐以俸金以終

其事而聞聞恬不與聞此其實心實惠無伐無施率之以真誠運之以禮悌出之且渾厚精明而民陰受其福其異才卓品寧直近世罕觀即古循良退三舍矣迨三載考績簡在帝心再逾年而入覲民借寇不得羣而擁道遮留唯唯懇懇至亭午甫請汾濱諸士紳咸灑淚盈觴折柳言別公亦飲泣不忍慈母謂盈盈此水乃公之惠澤所流逝者如斯翻成別淚矣此固公與我輩割恩斷腸之地也然於此地別公即於此地肖公之像立生祠而尸祝之庶時切瞻依即時在公之懷抱中爾夫公行矣愚民手足易縛真心難孚公何以得此於民哉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蓋堯舜之心有以先入之也繹斯言彼民之繫心於公蓋亦公之真心實政有深入於民心者在故將行而繫戀既去而追思祠之像之尸祝之不能自已也祠既成問記於司馬李公公唯唯旋以偶沾霜露而委之不佞不佞不揣固陋因據拾里言以良久諸父老相迫之急不佞不揣固陋因據拾里言以紀其岸畧而此不文且下不遺也

邑侯胡公德政碑

邑人 高 曠 知縣

大人君子生於世以其身先天下之憂任天下之勞必因持已有本而德業隨之持已之本有數端焉本以慈愛而能博施本以公誠而能服衆本以澹泊而能守志本以勤敏強毅而能日起而有功有此數者皆所以先天下任天下之具也惟我靖翁胡公道足兼之公脩經綸天下之大畧而游心於射之域晏然坐治固無難者而公閱閱然憂且勞之惟恐其不至也未明而與日景而不暇息凡興利去弊一以勤敏強毅為本而殫其慈愛於撫字教養修其澹泊於素絲退食矢其公誠於天地神明持已有本而政成於焉其大理得也由是固無寬繁處悉稱平而獄訟鮮矣城守戒嚴村落不閉而盜賊止矣輕徭平賦與民休息而錢穀優然報最矣秀者篤於禮義朴者力於稼穡而風移俗易矣有識者即化行百里之間而卜公之樂天下之志知其必大有效於當時也未幾而公之騰閣下高擢諫垣議論風采侃侃大著又未幾而公之續齊濟清畿甸之勞益慷慨自

許身然以天下為己任而於襄尤倦倦焉襄之境地狹
 而民貧去府僅二十餘里平陽河東一路八十里有蒙
 城驛河西一路九十里而至太平交有支應襄陵原非
 置驛之所前止有額設建旌驛藉斯其後法久滋弊要
 益以養馬自是供饋不繼甲驛然是一本而再披其
 根也至直指按臨冠蓋駢集耕者廢時市肆失業羸老
 稚子皆懼響答衙霜露喘息不暇困頓無聊公惻然心
 痛之久矣爰以愷切之詞力救之上通宸聽次及同
 官大害捐除速若振槁豈獨其言之善哉昔由持已有
 素皎然與日月爭光故翁然傾聽如此也今全襄紳衿
 氓庶聞公之一言者如觀鳴鳳於朝陽沐公之深仁
 者若回春暄於黍谷鼓舞謳吟爭欲建祠肖像而尸祝
 焉先勒銘於石以紀盛德於不衰况曩承提攜教誨者
 寔深且久望旄頭之塵而聽鐘鼓之音知異日以功烈
 著於海內福流天壤名重閭閻者必公其人也發為拜
 手而誌之

邑侯李公德政碑

陳桂御史

予欽承上命按歷山右日夜孜孜思不狃激揚之典以
 明聖天子盛治而凡可寄其微權以風於有位者宜無
 不至也乃是歲夏而河東維時守巡其地者少黍谷君
 愈憲仰若也相與察臧否劾修廢視學恤老糾刑正俗
 吏治則既飭矣而暇日復上下先名宦思以風乎後人
 二君咸以襄令李公為稱予曰其詳何如二君乃備述
 父老之言曰李公之令襄陵也正犬宅心廉平敷政初
 蒞任日為政之道勸善懲惡而已乃置二木牌懸於縣
 門民有善惡輒書其上以此民多化惡而為善未幾歲
 饑公儆古法煮粥救之全活者甚衆間有不救者命掩
 其體至秋熟乃嘆曰古謂救荒無奇策非虛語也酌各
 里人戶多寡建立社倉其里之殷實者量出粟貯倉設
 老人守之每春夏不足則分給貧難秋成仍以粟還倉
 其息給主行數年積益多民益富閭閻無饑寒怨咨者
 晉俗婚姻計財公定為上中下之式民多便之至有為
 歌言以誦之者時學校乏人公羣諸生而親課其業嗣
 又廣學宮葺縣志奉奉以作興士類為念故科第浸浸
 有人而襄緝紳之盛從此始矣邑南隣太平西山峪雷

鳴之水二邑人爭灌田訟無虛日公躬為踏視分水立石人人自便訟乃息鄉寧在邑之西南其山之樵採邑人賴之然路皆石坂難通公一聞即命以火煨之石粉而道通至今往來者裕如也此皆李公卓異之政班班可考其他奉公守法約已利民衆人可能者不述也予曰誠如父老之言乎哉昔理平陽刑嘗聞而識之據今殆溢所聞矣夫旌善別惡可以觀義救荒掩骼可以觀仁嫁娶有式可以觀禮修學課士可以觀教分水通道可以觀政脩此數美令之職盡矣出於心而流於政敷於政而洽於民漸涵洋溢淪浹一方宜父老之稱其德者至今不衰也不然不可強者民也不可幸者譽也政之不德議之者有矣况稱之乎德之弗至當時稱之難矣况後世乎李公之令襄誠卓然矣水東閔先生作正祀考首李公其稱情哉然前之賢後之楷使今之令皆若此則吏皆良吏民享無窮之福其有裨於國家之元氣可勝紀乎是不可不表之以示風也二君曰唯唯公諱咨字汝弼號漳南子甘陵人也以成化辛丑進士令襄二載維任丹徒政聲愈懋歛入為湖廣道御史直言

勁氣動於朝宇巍然為吾鄉之名賢茲方慕而效之故亦欲以其為晉名宦者望有僚也豈容遺其善而弗錄哉遂命今令備刻之石

重建刑部尙書前邑令張公生祠記 王嗣美 河東道

夫國家所賴以育黔黎興太平者責在守令守令之良在盡物理燭人情持廉秉公宅虛懸鑑調劑合宜夫是以百廢具舉萬物蒙休而職稱矣若操束薪急糾繩博各高而計日速化則下必有受其病者如司牧何襄為平水屬邑厥田惟中厥賦惟上民鮮力本多逐蠅利以供賦歲一不登輒告饑而轉徙相望於道且節使由陝蜀者多假道於斯民力告匱勢弗支矣大司寇張公昔以名進士令襄有年矣不佞分臬河東常稽往牒採民風稔公治行為直公以慈祥愷悌為心甫下車即洞悉幽隱興革利病無端不舉撫善良抑強暴薄征徭思怨弗計也其善政不能殫述尤銳意飭科條以章士軌旌節孝以勵頽風時值大旱布衣蔬食禱始射山俄而雨

注四郊霑足在邑幾三載如一日襄人欣欣向風頌聲
 交作兩臺上公治行於朝遂擢諫議公身居諫垣而日
 以襄為念向格於力勞展者悉條上其事迄今襄民安
 其田里而忘愁嘆皆公之賜也去之日縉紳相與揖於
 廡士相與跪於庭民相與號於郊請留公也爭取其革
 履懸之通衢恐無以垂不朽乃肖像而祠焉其亦甘棠
 之遺風欤甲午秋不佞行部至襄觀祠宇頽圯不緝乃
 進諸父老而詢其故咸以時訕弗能舉至有泣下者遂
 檄李縣令擇南廓外善地鳩工勸材建正堂三楹東西
 耳房各三楹題其額曰仰德祠不踰月而告成夫公在
 襄而民親去襄而民思去日久而民益思直司牧之律
 令矣於是謀勒諸石一以識公治行卓越一以徵直道
 在人心不容泯爾嗟乎一襄陽也論者謂杜征南之碑
 不如羊叔子而後千餘歲有兩襄陽云公名國彥字熙載
 登壬戌進士直隸邯鄲人

贈大理寺卿謚忠節高公神道碑

何宗彥

大學士

高公死於五月其子職定都門叩余而泣曰嗟乎先
 大夫業不愧為臣而嗟何以子也聖天子方軫恤忠義
 不以冥漠視之加秩賜祠外更勅賜所司營塋事贈奉
 衣冠之極歸窆河東非敢曰盡子情以不沒聖恩也先
 大夫秩京卿三品法得樹神道碑昭示永久惟先生托
 在同籍敢介姻家李中丞倪太史以請余謂子之先大
 夫各業與青史俱炳何有七尺軀何有一片石而何况
 余言體伏泣不已余乃泫然而揭之碑曰高之先出齊
 高之後在唐有南平郡王崇文官平陽為平陽人後自
 平陽徙襄陵數傳曰俊官遵化曰瑾官杞縣曰鏗官臨
 清曰溱官戶部而鏗與溱俱贈加公官公溱之第六子
 也自幼凝重有巨人志文章必本經濟議論必本忠孝
 弱冠補諸生旋以高等餼於庠萬曆甲午舉賢書乙未
 聯捷進士授壽光令庚子擢戶部主事再轉正郎丙午
 出守永平庚戌擢天津副使癸丑轉神木叅政甲寅丁
 嫡母邢太淑人艱服闋以原秩備兵薊州因念生母楊
 太淑人拂袖歸天啓辛酉起廣寧叅政殉難其政之大
 者在壽光則定約東嚴吏胥汰濫供招撫流移開墾荒

蘇為東魯循良第一在戶曹則定兌期寬納戶積羨米
 萬石省內府金錢數千在永平則裁稅瑞高淮之暴出
 沉寃麻治春之獄濬深河築長堤興文學廣制額在天
 津則剪稅瑞馬堂之虎翼擒畿南董時耀之巨寇在神
 木則簡精銳以制套沙計為之遠遁在薊州則核營弁
 之功實清驛遞之肩濫若固封守完要塞詰戎兵卹窳
 戎歷四鎮皆然至於慎一介之取予禁諸屬之餽遺以
 餘糧入正額纖毫若浼清白之操終身如一日也公在
 田間適被東寧命卽拜別太淑人并與子弟訣受事之
 日已當時勢潰散人驚風鶴公遂沐浴焚香謝闕以死
 公死而城池府庫兵革米粟與公俱成灰燼可勝嘆哉
 而或謂公不死廣寧而死松山是未知公之志也睢陽
 張許二公一死於前一死於後文丞相坐樓三年在今
 日當不免好事之口矣噫成事之難如此哉幸聖朝卹
 恩優渥公得死所矣公至性天植孝思無間太淑人聞
 公訃慟絕仆地恍見公衣冠在側知生死魂魄相依也
 事兄如父養孀姊如母視諸姪如子待遠近親屬如一
 家卽戚疎亦以子畜之故高永感公德亦以身殉此可

以兄公生平矣公同鄉大學士韓公業志其墓而余為
 碑銘曰 魂何之歸於帝鄉魄何之藏於晉陽神何之
 共日月而耀星芒其骨雖爛
 其名則香吁嗟乎公真不亡

記

孔子燕居廟記

元張昌

襄陵縣南有里曰東續其俗敦朴尚義而好禮歲農畢
 必延師於學俾善其子弟其子弟多俊髦至正辛丑德
 安王君元禮寔宰斯邑理務餘暇輿學育材一以文教
 化民乃令里社咸建夫子廟謹步祀事令下衆皆樂趨
 東續里者師先行之卽度地定基輸材鳩工凡柱楠椽
 甍鐵鸞丹堊不督而集人力既齊曾不踰月而厥功就
 緒廟爲三楹直棖短椽朱戶疏牖不痺不侈規制合則
 而幽爽適宜位先聖於中顏曾思孟四子列侍左右皆
 弁服塑像象其生儼然肅然入知起敬既成中書分省
 檢校范冕其里人也狀其事來述文文諸石昌惟夫子
 之道至大猶天然亦在乎日用夔倫行事之際人皆
 由之而不知苟非建學立教以明之則父子君臣夫婦
 長幼朋友之所以親義別序信又焉知吾夫子之德耶
 既知爲夫子之德則里人人皆得通視以報其立極之

思者非瀆也宜也爾鄉人朝夕朔望從師生之列瞻仰
聖賢如在其上得無有感於心乎感之深則思之不忘
矣呂既喜賢尹興文之政舉又喜里耆之趨善故因檢
校之請遂書以為記

監邑仲威公禱雨感應記

元陳敬教論

誠敬之心發於此休祥之事著於彼者感應之理然也
人苟致裡敬極精誠則靡往而弗通靡圖而弗獲以祈
乎天天祐之以祈乎神神福之故曰皇天無親克敬惟
親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是也至正己亥春四月早厥
麥惟稿厥民惟憂公乃謹齋沐奉香幣躬詣卧龍祀以
禱之祠距縣治兩舍許在東山谷中左肱疊嶂右瞰平
川簷楹緜迴地勢爽塏真神樓之勝所也其神熏蒿悽
愴靈變莫測靜則輔光於一窟動則施澤於八紘凡遠
邇縣遇旱乾有禱輒應其造化與天地同流者也公至
祠下備禮具樂潔粢肥牲虔誠懇懇以展禮焉斯時紺
天如掃赤日方熾祀既訖然而雲興沛然而雨作自午
達暮自暮達旦淋漓焉澍瀝焉既優既渥既沾既足是

以苗之槁者復蘇民之憂者復喜桑麻沃若黍稷豐
觀於野則農夫忻舞聽於市則商賈謳詠轉鐵錘為豐
穰麥枯焦為潤澤蓋不惟滄亂世之妖氛亦足以兆太
平之景象矣越翌日公復偕監邑長拜住判簿張紹祖
少府馮秉智幕賓李士謙郭彬同寅以謝靈貺展禮如
初府委提調知兵官吳思誠亦預焉於是鄉之隱君子
張惟禮暨耆艾初善夫等被公恤民憫旱之惠感佩不
已僉叶鑿石以紀其蹟惟禮乃蒙溪先生之孫河南江
北儒學提舉萬堂先生猶子也克董厥役謁余文之余
謂昔魯公理冤獄而甘澍遽降韓文公祭衡山而陰雲
自開是皆以至誠之道感召如斯之應者也今監邑公
導民而民服禱雨而雨作豈非誠敬之心致休祥之事
者歟然其誠敬則又超軼先哲殆匪暴虎馭馱者
所能彷彿也於是乎書至正十九年癸亥日立石

訓義門記

元張著

余所居之里西南俯溪獨東一方有門而當於山山之趾哇吟釋如也東折而北有大路分而之他里之縣府治無不之也故凡旦夕出入者率由是門焉而班白耆耄閑而聚談者亦多坐於門之下門舊有屋廣四楹兵亂燼矣至元三年冬諸坐者議曰方時和歲豐官府又變而清白租調之外幸有餘力盡與斯門之廢以為一里觀乎衆曰可於是命公翰斲輪度其所用如材瓦之教智者謀之饒者財之健者力之迨明年秋落成予適在會衆命名門予名之曰訓義衆求所以訓義之說予曰古者家有塾塾門側堂也謂二十五家為閭閭其一老若首有門門邊有塾塾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坐於兩塾以為左右師民恒受教焉今吾里之門雖非塾制然坐其下而談者殆亦班白耆耄飽於語事者乎夫既飽於語事民凡旦夕出入者亦當訓為子以孝為弟以恭為兄以愛為友以信撫幼以慈待物以仁持家以儉而勤居官以廉而幹又當訓以言毋濼戲毋習瓶動毋拔棠耕毋侵畔牧母犯稼樵母伐良樹貧患必相救死喪必相助民有好鬼者則訓以有功德於民者自有祀典

毋以誦為也且崇汝祖宗之祀有嗜酒者則訓以酒非常飲物是用養老祀神無以喪軀敗家為也有鬪爭者則訓以曲當謝於人直為汝辨無以瀆有司也有婚姻者則訓以男娶女嫁禮也無以財論而結二姓之怨有游惰者則訓以不服田力稼穡其罔有黍稷以餓汝父母妻子官有常刑有博戲者則訓以博不可習輸必竊於家贏必盡於志以至不事事是為無賴官有常刑方春之初雨露既濡則訓之以趨晨及秋之末場圃既畢則訓之以入學茲非訓義矣乎不此之為或傳虛云實質非為是聽勿忽長特尊凌卑翫各取笑教詞成訟是及得罪於衆人也安用訓為衆皆曰然乃定門名且書此語以為之記里曰相實襄陵所治也

贍學田記

元張思敬提舉

治道有二曰教曰刑郡邑之學庠序之遺制也由灑掃應對誠意正心以至曰選士俊士進士皆自鄉而邦自邦而國自國而廷表裏之以忠貞董陶之以愷悌義洽人心怨讟不興政稽時令陰陽不戾此天下臻於治平

而人才育於學校也夫水之就濕草之偃風亦猶下之
 從上歟故上之人制禮作樂先節文其身身既先之猶
 稊而弗化刑而齊之也豈獲已哉且天之於物有雨露
 以始之風霜以終之乃知刑之後於教如此國朝戎戎
 初父老甫襲科場之餘率子弟以事進取或負糧從師
 閱經就友當是之時英髦濟濟晉寧所隸五十餘城議
 者以襄陵為冠江南既平故俗漸革風望先覺之士日
 陵月替書帙賤於剡藤人才艱於荆玉逮我成宗武宗
 二皇帝運際守成明詔四海凡民社必立乎學學必須
 田孟子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教養相
 仍嘉謨永矣茲邑也有學而無田縣尉劉益奉典謹付
 追城之畝適廟之基克贍教諭以綱維之直學以簿貯
 之出納則與注籍而會朔望者公知之非與修釋奠不
 敢動也邑之令長時省視焉如是防閑之即歸烏有豈
 忍於或止其服而商其賸者取之也夫教諭之級雖卑
 而一邑範模所在能溫之以緝熙守之以廉慎何階之
 不可崇輒窺纖芥之利自畫遠大之途謂人之不我知
 也視之者豈特十日邪幸為長厚之所掩汝之顏得無

報乎阿媚之徒又將而證之汝亦人也何殊於編民而
 後其役哉縱不克捐已之財殫已之力可不以至誠答
 清福之萬一子嘗竒緇黃者流能徒手而結大緣何其
 志之篤歟齊之故也吾儕所禮之殿廡凡百皆仰於官
 而成今不過洋洋乎講誦揖讓於其內豈特二三其德
 又從而蠹之是天壤間罪人也何衣冠之可名教義之
 可隆邪予因紀田之始末為復及此者以鄉校之故惜
 之於堂不知言切直也庶欲懲於後來耳後來之君子
 當念教諭蔡蒙創始之勞越世舉繼完其壁郭存道來
 謁文以畚不朽若夫田畝之畔賈氏所惠之書具悉諸
 碑陰云延祐五年仲春吉日立石

蒙溪先生祠堂記

張思敬

有功於民者祠之此古今之通典也有遺愛於民者祠
 之此郡邑之彛制也祠之於家廟祭之於正寢此大夫
 庶人之祀親也而復祠之於堂側者敬之又敬之謂也
 我先人生於兵亂之餘才資師友經明行脩浮沈里社

儼若神明號為盛德之士周郡莫不景仰使逢其時有其位祠之於世固未敢量其祠之於郡邑也必矣夫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時時位俱有而無其才此識者之所深恨也思敬不天翼方及哺先人遽爾易簣旅殯南陽二十五載合葬故山非敢緩其期而日夜痛心志有所待故也及創斯塋聞者交贊口吾鄉先賢也自鄉先生南游不返茂有繼其軌者則其厭服人心也深矣久矣祠而表之過其門騎者將提勒側身而趨步者將舉手加額而進誦其詩佩其訓者又將崇香而拜無位也何所設施畧陳其一二於未知者可乎先人苟且撫諸弟以恩一士以齒主晉寧學言辯而學荒者凡述作絜袖其橐求刪先人秘之更即更否即代其筆如是者歷年其人貌交心忌惟恐人之窺已也反謗訕之飛播百端先人待之愈敬未嘗泄一語於外國初李恒據山東上恐人心未輯命百執事子弟從軍為執先人時主潞城簿曰吾榮一邑吾子襁褓吾弟葉隸行伍

吾二親之意云何即日以耄老告歸晉寧世家多武弁以財相雄草之傾風也邑故俗輕士而高賈先人以教授為業至有從游數年不酬而去前日避席今日路人者皆不較也誘貧而志學者作成之乃已晉士多亢水利之田如金畔之蚕食者罔悛先人喻其下曰吾田可退數尺侵者慙而止至於典雅冲融端莊謹畏克已以恕人非其道不行自號曰蒙溪有集十二卷刻梓又詩學淵源二十卷春秋隱括二卷思敬多奇未足纂承遺緒慰安泉壤幸筭喪不易尚期後之人恢張振起以釋思敬之德則思敬建祠也弗墜矣子孫其慎之哉其念之哉母忽

重修卧龍祠記

元 劉 中 邑人

至正廿有四年春初敬之介蒙溪後希古謁余而言曰卧龍之有離宮積年矣其神之始末宮之興廢沿革則寓堂公文之所載既詳且悉矣自是迄今垂二十餘年廟貌圯毀上雨旁風神殆不安祀者缺然會赤脚僧過

誠糾所款之聚三曰張相曰安李曰張纂暨羣歲時致
 祭者議作新之於是輸財佐力不期而集則闕者創壞
 者修寢殿樂亭神門廊廡輪奐之功觀舊有加焉神依
 之而安人瞻之而肅其恭且敬也厥勛告成願先生記
 之壽貞珉以傳不朽予固辭不獲接祭法所載山林川
 谷之陵由氣為雲雨者昔曰神則祀之今崇山之巖有
 谷曰卧龍是能出氣為雲雨者也維山之各名之以龍
 謂雲從龍矣龍之名以卧稱之謂有濟物之志於天下
 矣而非終於卧也然以卧名者政謂不求見知於世人
 即求而輒應以其待時而伸是不果於卧也昔武侯之
 在南陽不求聞達於諸侯當時稱為卧龍者以其有經
 世濟物之畧待昭烈三顧而後起卒成興時之業其功
 名著於後世是果非卧也人能肅齋沐盥誠敬以叩神
 則神與雲致雨不崇朝而徧天下頃刻而養萬物猶孔
 明之應先主亦非卧而不起者也視龍之於山林川谷
 之陵為能靈變不測顯晦不常是尤神者也神而利物
 星而祀之非淫且
 誦也故樂為之書

朝陽洞記

盧希古 國子助教

仙之止於洞天鳳之棲於梧桐固其所也之二者善哉
 其用何居吐故納新鳥申龜息嗽元和之津以為鉛汞
 致坎離昇降者道流謂之內丹用是學仙在在有之知
 火候之宜以養爐鼎鍊五石以成藥者道流謂之外丹
 用是學仙萬一有之古之所謂安期生羨門子鍾離呂
 翁之徒蓋處和守一用全其真耳且無視聽之亂天君
 無思慮之勞窈窕乎冥冥乎用能往來於濁世之外而
 與造物者游其述之所寄不可端倪豈屈子所謂載營
 壘而登霞捲浮雲而上征者耶華嶽天壇武當嵩山世
 所謂洞天福地而靈仙於是焉依豈徒然哉鳥之靈者
 莫鳳若也知天下之治亂兆一代之文明止於東園以
 軒轅之故來有容儀以重華之故鳴岐山周之故集穎
 川漢之故曰覽德輝而下之云者蓋賢諡神之於以見
 非海內常有之物故其去則飄然騰於物外其來則必
 於孤桐焉依非以桐鍾陰陽之秀不師於衆木故邪風
 乎鳳乎其真似仙乎襄陵南有聚曰故關澗北有崖高

四丈許好事者穴之以為閑居之所如石洞然未始有
 名梁古賓以道流主其洞名曰朝陽一日徵文於余以
 記之余惟卷阿之詩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
 彼朝陽蓋召康公以此嘉成王之朝有賢才也古賓名
 其洞之意豈欲歌詠吾元道德之盛而鳴其朝廷之得
 賢才邪抑抱負賢者之器寓於老氏法中而自鳴其不
 幸邪洞前之庭有桐三株其一高二丈有奇枝葉甚茂
 鬱鬱然亭亭然若羽蓋之張其一立於階幹之直若植
 桶然其一倚於墻生意亦盛若植杖然夫其或者鳳將
 來於此乎古賓幼業醫書長攻儒術春秋至三十余味
 老子書曰谷神不死云者於是焉錫其聲色之秀掃其
 名利之塵丹府虛淨泊然忘世遂家於烟霞可謂隱者
 子舉茲以旃則他日修養功成追羽人於三清是猶自
 階而升堂也願不易哉是為記至正十三年春正月之
 吉立石

侍郎邢公遺學宮書記

明

謚

提

禮部左侍郎邢公遜之前為國子祭酒時以其歷官於
 朝所聚古今儒書若干卷重加裝褙各標以日不遠數
 千里與歸遺其縣之學宮而與鄉人士共焉且手識得
 書之錄與龜人勤業慎藏之意於卷端謚方備官是邦
 提學嘗俾有司因國朝所頒諸書補葺古本殘敝而益
 所未備會公之舉是惠寧不深為之慰且幸哉爰與命
 工建庑藏之具於學之別室且示所以守視出內涼暴
 之禁戒而懸條與學之師徒感公之惠既皆奮激興起
 猶慮無以垂永遠請謚為記并列卷日以勒石講堂之
 右夫古聖賢相傳之道歷代帝王為治之迹與夫天地
 間萬事萬物之理悉於書焉是寓士欲博文以約諸禮
 而究夫明體適用之學非有書以講教而誦習之是猶
 魚獵之無筌蹄將奚從而得哉雖尼父生知其學猶始
 於觀書而惡季路以民人社稷為學况其下者邪故凡
 有國有家者必建府庫若室若樓簡堆編積而傳為世
 業至於黨庠術序之間抑寧無藏乎我朝列聖御製之
 有開民彞天則及勅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諸
 書既編頒中外之學使士日肄其間以為致用之具德

意至優渥也公乃購求四方廣蓄未備自羣史子集而下頗具焉不私於家而出以幸教鄉人士於無窮其用心不亦仁且厚哉斯舉也匪特以愧夫所司之懈厥首務而抑使凡名鄉侯家者將必聞而慕效之矣此謚所深為之慰且幸也而士得受肆其書尚善體公之用心以求無負也哉雖然公非徒遺其書者也始居詞垣擢掌成均其善啟聖學甄陶士習之功居多今貳春宮尤能以寅清共事而荐陟台揆可階也然則公平日所得於書者已足乎已及乎人以昭乎天下國家與自今凡縣人之願學者其必因公所遺之書而深求焉於以蓋為德行著為文章措為事業以趾公之美而不徒然為是書肆而已則尤謚之深慰且幸而實公之志也庸因記其事而併書以俟其

文廟祭器記

劉春

翰林編修

祭以敬為本然敬豈但散齋致齋而已牲羞器物有不具非敬也具而不式亦非敬也禮曰此時忌物不可以

不備良以此耳孔子立萬世生民之道後世王者崇德報功有隆無替我國家建極稽古右文益懋厥典凡天下郡邑皆學學必有廟廟設孔子之像侑四配十哲兩廡歲於春秋仲月上丁祀之而牲羞器物具有成式所以崇教化正人心厚風俗行之有司尤當敬者也顧世之為吏者於教化大務非不知重而所敬事者往往惟簿書期會之間凡要津館舍器物必致其塗飾且完若先王之典國家之制苟如故事足矣器物不備非所急也其為不敬如此而欲望教化之隆胡可得哉西平張君良弼以成化甲辰進士知襄陵縣事廉正不阿百廢具舉先是孔子廟祭器率以陶易於敝壞不備良弼見而嘆曰器物不備不可以祭吾責將焉諉乃募富室義賻及諸羅於法當贖者共得錫若干斤命工為籩七十有七豆如籩之數簋四十簋加簋十有二爵一百五十有四罇與洗各三燈與香鼎各一其錫之輕重各隨其器之大小而計其數則為斤凡六百六十有奇為器共六百有八也器成乃作四匱盛之置於明倫堂之右室又先邑人禮部侍郎邢公購文獻通考等書百餘冊遺

學宮廸後進歷今二十餘年無典守者多散亡良弼因併是祭及書命諸生之在學年資深者一人掌之記其出入置二守卒以防盜賊水火而他役不得或于每歲二歲一代當代則視器若書之數全具而後已如逸落必責備焉其規畫甚密欲以垂諸永久也既行諸生乃謀於侍郎公之子今中書舍人時望曰張公之善政所以福澤吾民者固不可殫述而亦其舉職當然非吾徒所得言者獨其致飭於祭器以敬祀聖賢且為經久之圖不告諸後來其廢有日也况書之藏又子先大夫之意可恣然乎時望因請余記其事夫不變於俗而務所當為者知也方圖於始而思繼於終者忠也知以謀之忠以行之非良有司不能因為之記俾勅於貞珉

尊經閣記

張 鶴 邑令

成化丁酉春二月予來治襄陵首謁宣聖禮廟尋視學宮進諸生於堂相與問難經學大旨既而顧諸架閣有我朝列聖頒降御製諸書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等書暨邑人禮部左侍郎邢公遜之所遺通志畧等書總若

千卷寶藏未有別室也予慨然嘆曰昔人有言有即起書棧無即置書櫃在有家者且然况有百里之士者乎亟欲構屋第恐入官之初誠意未孚於民不能無厲已之謗經營之舉未遑也越二年政漸通人漸和廢墜者漸就理迺重修明倫堂五楹規增舊制三之二堂之左右建正心誠意二齋齋之左右建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號號之北建頤賢致齋二所以楹計者二十有四也堂之後所之中建屋三楹重簷累拱畫棟雕闌突然而高出者尊經閣也崇五尋廣次之入又次之經始於已亥之冬落成於庚子之秋木採於林瓦陶於野工用於農隙丁役於在官者雖竹頭木屑亦皆旋次收拾不以欲速累心所謂勞民傷財吾知免夫謹消日之良邇諸經於上顧諸生而告曰人之所以參天地而異於萬物者以其具此綱常之道也是道也原於天命發明於聖賢載在於六經學者窮經以明道不獨修己將以治人也二三子朝夕登是閣披是經講習討論不昧所從俾身與理相安而無畔道之弊他日擢科甲躋仕途特舉此而措之耳士焉以是道佐理元化下焉以是道康阜

小民匪直不負我列聖頌書化民成俗之盛心侍郎公
遺書嘉惠後學之深意而於予建閣尊經之初志亦庶
乎可少副矣苟徒知高明壯麗為一方之偉觀而不於
此究心焉非予之所知也因為文命工立石與二三子

趙曲鎮夫子廟碑

李高邑令

趙曲鎮在縣治東南二十里居民富庶甲一邑其西僻
處舊有宣聖禮殿數楹建置莫知所自歲久風雨飄
凌頽敝殆甚中肖宣聖及四配像物色剝脫其東社學
一區中屋三架以居鄉民之司教者東西兩房以居童
子之習禮讀書者此前尹今平陽太守西平張先生所
作山右當道諸老與凡公使往還者或停驂少憩余初
赴任亦就假宿觀廟貌荒落戚戚於中即欲脩之以六
事未舉監督乏人且待焉至宏治己未夏四月通州判
鎮人梁君茂謝事家居予亦政蹟通人吏頗和因以托
之君素材藝而樂為善慨然曰吾志也

欣鼓舞力者效財者輸匠作者獻其能由是振頽補敝
撤舊益新赤白具棟宇重繪其肖像又增置兩廡各三
間諸賢位次若干先是禮殿與學通為一門余惡其褻
築道於學前潢池中別作門以便之規制嚴整金碧輝
映足為尊事之所時明年庚申春三月矣予謹率僚屬
及梁君等釋奠其間且拔鄉童之秀者諭以厚典習禮
讀書力學眾皆響應或疑國朝稽古右文崇儒重道天
下郡縣皆立廟學吾邑既勞重新矣此鎮似不必有此
也余曰宣聖立生民之道而於萬世為王則雖家立
一廟人肖一像亦不為過况一鎮二里之民乎疑者唯
唯而退予因仰張公建學之茂蹟重梁君監督之功成
而予實切與焉者遂次第其事而文諸石以告後之君
子

清簡堂記

薛驥邑令

堂以清簡各非所以崇飾也將以示勸也勸之而能行
名堂之義著矣予自成化丙戌秋政任於茲視篆之初

始至官廨左右導引以從升其階見其所謂清簡堂因
諭於衆曰至哉前人之為斯堂也非取義於堂也實為
居官者易也觀其八窓淨虛四壁皎白丹艸卉藻之不
施柱礎瓦甍之相次此則堂之所以得名者然也以是
而移於官理矧有出於斯名之外哉蓋清則不污之稱
簡則不煩之謂非清無以存諸心非簡無以措諸事推
是而行無施不可豈止居一官守一職而已哉不然
名失實之譏庸有既乎予既重其名因用次其說以識
於壁俾凡同志者咸知所自勉云

退思軒記

薛 驥

成化二年歲丙戌予由前監察御史來知襄陵縣事視
篆畢周歷官舍嚴範出入後得廨宇三間去前堂纔咫
尺高明敞豁結構工緻檜竹交映於其前泉流汨汨走
其下於時景與目融情與理會欲於公事之暇退處其
中講禮讀法以資見聞所未及以荅聖天子用賢圖治
之深意然未得其題號用為自警間求得退思軒三字

屬置於中此亦成前人之舊觀在後人所不廢者也復
自解曰士之居官臨政百事叢生豈能一一皆理退而
固不能無思思而得中乃其理也若夫處遠忘君溺近
忘親此庸人之所同在仕與宦未必能無者誠能以是
二者而致其思則君者豈可不致吾身以為報乎親者
豈可不竭吾力以盡事乎是皆思之大者其於容心究
物者皆在所當畧也後之繼有斯
責者盍亦致予之思焉是為記

新修城隍廟記

邢 霖 邑人

襄陵縣城隍廟在縣治西南一里許不知建自何時門
前斷碑磨滅莫可考究神有塑像邑之民凡有災厲必
禱焉事有猶疑必禱焉無不響應舊宇惟正殿并兩廡
儀門二門而已且歲久而圯成化丙午歲河南西平張
侯良弼由進士來知縣事廉而有威凡所施設一以惠
民為主越明年無廢不舉無利不興視茲廟之圯也乃
經之營之既新其舊而於正殿之前仍增治獻殿三間
殿之左右耳房各三間儀門外築樓五間皆重簷累拱

繪以五彩輝煌逼人交於二門外再治兩搭并厦舍共
 四十七間且日茲屋之作吾將有待也未踰年而告成
 凡構材鳩工百費皆募得於邑民之樂施者初未嘗強
 之以勢一日候乃榜於象曰吾邑僻在太行脈山之麓
 汾水之陽舟車所不通商賈所不至凡百民用莫能相
 資每年四月二十一日盡於此廟立會俾民交易以通
 有無會五日乃止率以為常而前再治諸舍宜為居貨
 之所於是遠近聞者及期各携所有翕然以來會之日
 豐修神祀市有禁令貨不徵稅其視解州曲沃諸郡邑
 之會規度蓋有不侔者既畢事各相稱便維時則處治
 五年也未幾候去任相繼為縣者再更代而得今虞城
 李候自卑又能益修其政大補前人所未備五年之間
 其所興舉成就凡有裨於俗而利於民者不可勝舉民
 甚德之蓋二候者其心同故其惠民之政同而民之感
 之也亦同辛酉冬原督工老人劉剛賈興輩若干人乃
 用李候之命發書於余請識以昭永久余惟天下之善
 為民牧者莫不有及民之惠惠而不見其費惠斯溥矣
 初張候之圖新是廟也不費於公不勞乎民而且推之

於政俾民均沾各得其所之利語曰因民之所利而利
 之斯其惠不甚溥也哉吾李侯者則又能以張之心為
 心益修其事相繼善守之而不廢使後之為政者亦能
 以吾李侯之心為心相繼善守之庶斯圖之不朽也
 治壬戌六月望日記

重修關王廟記

王用中 庠生

天地間惟忠義足以感人心也著勲業於一時顯威靈
 於萬古蜚聲遺烈亘乎宇宙豈非忠義之氣克塞不磨
 而人心仰慕自不容已者乎夫事君致身之謂忠擇主
 輔正之謂義故忠而識闇不能擇有道之主當代無以
 顯其勲勇而寡義不能堅事君之節後世無以感其名
 求其見明守確終始弗渝忠而識遠勇而篤義事明君
 抗大節磊磊落落屹然而挺於百世之上翼乎而感人
 於百世之下者惟王其偉歟自昔卯金不競羣雄竊據
 挾天子以令天下者莫強於操席父兄餘烈以保有江
 東者莫盛於權故當時志功名者孰不以勢之強弱事

之成敗而為身之去就哉是雖智如攸咳勇如瑜肅威
 蹈一轍知擇主而事者誰歟王也明順逆伸信義委身
 昭烈興復炎祚顛沛不能挫其節流離無以二其志周
 旋左右確乎不叛自非忠義慷慨有激於衷者能如是
 乎方其刺顏良於萬眾也曾操壯其為人表封壽亭侯
 公弗許竟辭歸蜀左右欲追曹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
 義士也戒勿追夫以操之雄猜陰岐天下名士若孔文
 舉楊得祖輩俱不獲免乃獨不敢知無禮於王者豈非
 大節有以服其心而折其氣耶夫富貴爵祿人之欲也
 顧視萬鍾猶一芥之輕等千乘於匹夫之賤者豈有他
 哉要惟忠盡而義勝故不為人之所奪如此也嗚呼三
 代而下孰有審去就之機明君臣之分忠義凜凜著當
 時感後世生而威震華夏沒而廟祀寰宇如王者哉廣
 智坊城隅乾位右有神祠歲久圯頽且廟制卑隘弗稱
 崇祀本縣高郡幕鏗孺人趙氏好義敬神欲作而新之
 命其二子太學生溱洧施財傭工以資飾焉卑者增高
 隅者恢豁又粧新神象金碧炫耀至是儼然而為一郡
 之偉觀矣惟時邑令趙古峯親廟貌之巍峩答靈貺而
 欽仰故朔望拜謁祠下所以崇祀典而因嘉高氏母子
 之好義也督工一里人盧希孔趙時和趙士達輩觀厥功
 之速成若神使以之然矣而於高氏輕施之懿不可不為
 之記也乃祈余文余故謂皆王忠義之所感也因書此
 以昭王之精靈不昧抑亦
 示夫後之敬神好義者

新修譙樓記

李 高

譙樓在縣治東賓陽門上建於元至元癸巳迄今二百
 餘載宏治丁巳歲夏六月予來知縣事仰觀其勢已頽
 可改作矣然視篆初百責攸萃若教若養紛來沓至事
 非一端而其養之所未周教之所未化者又層層疊見
 苟一有不理則吾職藪矣遂不自度量蚤作夜思竭心
 罄力至忘寢食期欲事妥民安而後已然以襪線之才
 遭勉數載而竟無全功不勝汗顏尚暇及此乎客歲辛
 酉夏秋淫雨連月輒及崇明之在廟鎮朔之在苑者樓
 與門甍皆傾裂城池櫓堞亦多頽缺漚塞工役不容於
 不興矣又以民方值荒駸駸然有轉徙之勢未忍驅以

為之第念大同榆林邊寇犯順雖勤王師尚未盡平襄陵實三晉之要衝師寇所必由而予當持此以固守焉者尤不可不預為之備也用是權宜修鑿頽者起之缺者補之漚塞者既濬之因鞠魚鮮而又備其所未備飾其所當飾是年三月工乃訖徧覽間修佐二尹元城喬斯馨判簿睢陽鐵彥清咸謂余曰誰樓所以警晨夜城池所以防寇盜二者皆國家之重務有司之職業也實長於教養之暇既次第修鑿之無替於前有益於後用心亦勤矣職業亦盡矣庸可不記之乎余曰諾哉爰紀其畧如右然標題獨曰誰樓者以工始於此而成又先耳蓮幕大康吳君森督吏老賈仲祇報律達張安陰陽生趙聰等遂勒諸貞珉以昭來世則余之始而不暇為繼而不忍為與不可不為之意皆因以白

李侯開廣白石坂記

劉藻 教諭

嘉治己未夏六月余備教襄陵未至聞鄉賢虞城李公白雲英甫黃中清名負有用之學抱經世之才牛馬

雞屈宰茲邑六事修舉德政赫然而門清水若及瞻其風采克雅恩義淪洽與吾徒尤滋厚潤庠之諸生力學弗懋而累科乏才置願受學者二十人於牧愛堂躬砥範嚴考較無間朝夕而冀有成效是歲秋歛既畢年登時豐民休且和乃有事於白石坂按坂在縣治西南三十里賈朱村姑射山之巔石磴嶮峻崎嶇百轉若羊腸然僅容徒步車轍馬跡罕能至者循南五里許即豁都峪凡吉隰之屬赴都省趨市朝四方之人利菽粟致蕩蕘以及官使旁午皆由此途然夾於兩山之間雷鳴雨驟大水汎漲每為隔滯而此坂方峻險艱陟公圖闢而平之令下而民心欣悅乃鑿石刻木分度受程其聚如蟻其作如雲皆曰公是舉我之利也迄庚戌春二月厥功告成廣丈有四尺遠千六百步有奇自坂下而東里餘斜口有渠曰雀水衝當中路峪水至則往來猶為之阻公又構橋一虹因名雀水堯巨石用資堅久由是車馬畢經遐邇咸至向之隔滯者俱得其便三月既望上舍韓璋里中彥人也白於刑生雷同至庠署謁余曰邑候李先生開是坂構是橋有功斯土惠利良多揆厥

所自寔由仁恕發於心者然也其他善政偉績不可殫
陳當道者采其卓異不三載間而旌獎者四至茲獻績
迫期銓曹品屬恐留大擢生輩欲圖不朽盍為記諸余
曰昔李冰堰蜀江獲軾築枕堤二郡之民至今利之余
業春秋領鄉薦而一門之廢曲猶謹書於策今公闢坂
構橋可與李蘓齊德他日愛試之深思慕之遠故老告
於前記典述於後莫不指此而稱之曰公河南人丙辰
進士丁巳尹襄陵厥政孔嘉厥蹟甚盛皆知感激而取
法其令德大名直與是坂而但存也余忝同鄉得領清
誨不敢以固陋辭因次第其言書山石以告往來者公
名高字自早養正其別號也

李侯重修飛虹橋記

邢雷 生員

橋在縣治西南三十里義店聚南抵關陝北抵京畿四
通八達人所必由先是巉巖壁立驚濤時至人皆病涉
里人侯思政作於故元之丙辰其踞兩崖懸巧構交柱
交加麻生林立且覆之以屋楹題棟宇凌空巖起繼若

虹飛其名蓋是之取爾厥後屢壞屢治越百二十年寔
正統庚申也前侯榮澤張公重葺之迄今又六十年矣
吾侯虞城李先生自甲以治丙辰名進士明年丁巳
出宰茲邑以經術飾政事以廉謹制身心且公勤剛明
而不畏權豪未幾令行禁止政通民和已未春偕僚案
省耕於湖波鄉過之顧其墻傾壁毀柱朽梁崩其心懼
夫愈久愈圯而弗克任也乃戒於民俾居而近者供其
力富而義者助其財擇官屬之朴實鄉民之質老者董
其事出納有籍役使有節不大聲色而輻輳雲集甫踰
月傾者起毀者完朽者堅崩者隆增以繪事而炫然耀
日摹其故扁而新之過於尋常數倍矣工始於九月之
戊申落成於十月之庚寅負荷載馳往來絳繹行者不
阻過者不危是知仁人君子存心不苟故其發於事者
亦如之夫居官為政孰無一善之可稱然或計乎暫而
不能久狃乎淺而不能深矚乎目前而不能及乎凡庸
之外先生之政匪直此橋為然凡有益於民而久且深
遠者無不戮力為之如開白石坂使民無險阻之虞易
汾梁以木使民省無窮之費慮濡淹而闢故路憂民瘼

而廣儲蓄禁逐婚華偷葬旌孝表節嘉善去惡裁冗約
 後以及防微杜漸之意用不曲盡其良又召集諸生於
 講下授傳精旨而日校其課業雷亦厲其列不盡用之不
 事之得而心術之正治體之善他日取之不盡用之不
 竭矣前豸使涿郡鄧公遷安王公神於知人皆具蹟旌
 獎今都憲東魯魏公愈憲始獲張公案至官署又殊禮
 躬勞此善政美譽聞於人昭於時簡知於朝廷不可晦
 已行將大闡厥猷柄用當道安能久此區區之邑哉雷
 族居故關往來於此均與其惠者也鄉人張興等以橋
 成之既謀志於石以傳永久但鄙陋無術不能狀仁人
 君子之心而碩德宏才又非後生小子所能模寫者特
 備記歲月而已矣繼此者誠能以先生之心為心而事
 其事則相遞可與天地同悠久
 而澤之所及豈徒斯世而已乎

南關廟重建郭門記

邢霖

天下郡邑至於國都俱有城郭以衛生民而郭則城之
 外關也吾邑南關廟舊有郭門歲遠而廢予為諸生時

聞鄉間長老言彼童幼時尚見廢址居然白石今則無
 復存矣嘉靖壬子歲廂人郭瑋客維揚以書達其仲兄
 引禮舍人珊曰彼有術士能為風水之說謂此廂北有
 真君廟巍然其勢南必復郭門居人乃昌珊於是以其
 說謀於廂之耆碩王君瑁輩咸曰茲言是也乃相與計
 畫各出已資及募諸遠近之樂施者共得資若干遂鳩
 工市材卜日起工築土為臺鑿臺為門甃以石磚既堅
 且美臺之上立屋三楹轉以五楹內貯金鼓及弓矢諸
 器蓋此廂為南北往來通衢商賈聚於此居人稠錯不
 可無備即易所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意非矯飾也
 奈何工垂就而資絕諸君咸悄悄郭君雄曰勿憂也我
 嘗行貨京畿而河西務諸商多鄉邦慷慨之士其間常
 君時珍翼城人最親者也願往募焉既至復得金若干
 以歸遂卒成其事且其規模壯麗為一邑羨觀然是舉
 也經始於嘉靖癸未之春落成於明年甲申之秋計其
 時纔期月餘耳何其成功之速哉予惟天下之事每為
 自圖也易為眾圖也難然是舉也諸君蓋不以凡眾之
 事為事而着已戮力身任之故其圖之之易而成功之

速有如此可羨也哉既建之後五年王君瑁輩乃狀門之始末來請記於予予既嘉諸君之敏於從事又喜郭門既建而一廂之人之有障也於是乎書

新建鐘鼓樓記

辛 珍 僉事

夫鐘鼓之設以明天時以紀人事以通政治是故其位維申其處維高不如是不足以樹風聲而號境內也襄陵河東名邑為藩分駐節之所名公鉅英更代迭繼歲一至焉凡考物觀法截然備矣獨鐘鼓之置未盡厥美鼓則設於關頭汾水之濱鐘則懸於城隅廢寺之側一城之內且有不聞識者有觀率多弗愜豈綜理之未遑耶抑亦有待而然也嘉靖戊戌秋少叅我齋朱公代至是邑越三日謁城隍見廟前築崇基庀大木羣工環作問其地曰古樂樓之址少叅與公之所廢也問其名曰大叅王公命改民居而今從眾願復建樂樓也公曰吁汝輩建樂樓將以為敬神不知適所以褻神也夫城隍之神豈欲夫聲樂之淫哇女妓之穢褻者耶吾觀茲地

也為城市之中茲樓也有崇高之勢適當神廟之對豈城隍之神以厭淫穢然召吾人將以為懸鐘鼓之所邪力命改作機丞惠本禮董其事而縣尹刑淳適到任與主簿李孟典史線廷宗各分任其責課工授能始終不怠其耆民如盧普者皆願督其工邑民如張遠者皆願輸其財而願輸其力者則邑民之驩者也經始於十月越次年二月告成移鐘鼓並懸於上太維其地中故聲聞四達其樓高故餘響遠播雖風雨晦冥之夕而暮不爽天時明矣出入動息之輩而趨向有方民事紀矣整忠孚號而俾民弗迷官之政令之布亦通且明矣邑之民靡不歡忻踴躍德我公也公於樓下且設一市以盡民利已而惠丞輩借茂才趙士奇具狀欲予記其事予惟唐虞之時治厝明時俊義和首命之及失職則征之重厥事也斯樓之建鐘鼓之設其亦重厥事矣乎斯舉也蕪原吳公開之灤西王公謀之我齋張公成之數君子更須相待非神啟數君子之心與鬼神合德而有不

神之惠與抑亦數君子之惠也獲原諱廷翰前翰林院庶吉士灤西諱庚前兵利都給事中我齋諱孔陽前廣西道監察御史遂書以記

遊二郎溝記

班祿 縣丞

河東多名山大川西連秦隴東接澤潞為西土藩屏厥屬邑維襄陵分壤堯都西南風教先被不遠一舍藐始射主其秀平泉揚其清崇山左拱焦石右翼且汾瀾經帶厥中誠河東奇觀也邑南十五里許滿名二郎遠望之平原沃衍惟崇壘數十堵深入中則峯巒聳嶺瀾溪幽邃栢松竹卉森葱鬱巖壑聳壑蔽日拂雲闢險而通橋路鑿崖以為陶復亭臺廊閣委曲軒豁極土木丹堊之壯麗天造成於人能鬼功顯於有相不數百武而全勝如畫又襄陵奇觀也我東涯尚公以甲辰進士觀廷尉政出尹茲邑踰二載物阜民和底於康乂秋暇偕厥弟鄉同薦東谷子芳來遊是溝厥從之者予與縣簿王子德典史李子名儒校官白子景輝李子金剛子性

暨太學生喬祺等庠生趙景祿等皆公門弟子冠裳昭文旌節揚武人與物會景與情適公覽而樂焉乃命肆几筵羅樽俎吹鳳笙擊鼉鼓仰前躅之芳表往古之微洗耳何濛濛樹穀何智金龍池何神白犬穴何異晉御僕射胡歎厥後元張蒙派難遂其高遂遂擊壤之謠譏南風之詩誦明月之歌廣雲和之章既乃梯山原坐茂樹序賓賢於長壺采民風於工樂文以具巖見禾稼連阡耘夫布野乃徵厥長者勞以酒肉論以大有一時童叟罔弗歡忭舉手加額考史志滿為古跡世豈乏遊人至於威儀盛燕樂嘉人心悅鮮克乃爾因洗爵再拜啟於公曰遊以宣樂樂以暢情樂匪節則淫於逸則病禮情弗通則滯於獨獨則矣和是故憂樂極陳於齊廷休助有徵於夏諺卷阿矢音車攻復古於惟茲遊可以彰政事之裕百度之貞棠棣之懿師師之風燕及之休育髦之純省方之勤撫字之誠物我之忘械樸之化情洽而典禮聿昭樂節而王道攸著是謂德之盛也治之隆也和之至也行人端亮言舉斯心浹於四海天地將為昭焉赫赫奕業光翊中興其兆斯遊乎東涯公辟席而

揖曰顧不敏罔克迪於是敢不與諸君子夙夜懋之思
永僉拜稽首曰唯請筆於瑣瑣庸以自考公世家古節
各薰厥宇
曰德馨

重修趙曲鎮馮溝渠記

王與齡 鄧中

先王之道教養為本推教養之政以達諸民者守令之
責也朝廷不擇守令不務教養而欲天下之治平難矣
三代而下漢治猶為近古若蜀郡之興學南陽之濬田
渤海之彌盜膠東之增戶可謂彰彰者也襄邑為平陽
近邑西距姑射東連浮山汾水界於其中始射之陽平
水出焉灌民田萬餘畝故汾之西歲每熟而民裕浮山
之麓土厚水深田率高亢故汾之東歲多厲而民貧趙
曲鎮在舊有馮溝渠畜暴水以溉田弘治中西平張侯
始加疏鑿溉田至千餘畝民獲其利四十餘年之間歲
久弗濟故道埋塞水至橫流利息害生嘉靖丙辰歲山
東侯君來邑政先教養心懇撫字事無巨細裁之以義
人無奸詐御之以誠期年而化行遂歸田而地勢因

其地益加疏廣三月而渠成溉田至二千餘畝於爾
北通備建橋利涉河東之民歡然如更生焉趙曲父老
來乞余言以紀其實余曰此不足以盡君耳余見侯君
青年遠器篤志古道為政一本經術導民必先教化當
與漢之諸循吏相後先庶幾三代之遺愛也行完才充
行將顯庸推之諫垣天下之利害必能言之置之臺閣
天下之利害必能行之上不負於朝廷下不負於赤子
勸之竹帛銘之典彝固將有待若夫一邑之績特其小
試之端耳父老曰唯不紀之無以繫吾晉民之思因書
諸石侯君名廷柱字子任號密坡山東諸城人中華靖
丙辰進士

儒學新開南門記

許論 兵部尚書

我國家建學育材以宏治化襄陵為平陽首邑學宮洪
敞視他處特異顧南面阻城議者以為蔽塞山川靈氣
是以前雖人才間出後亦鮮繼然因襲既久未之有改
也近張君宏軒來令是邑期年而政平民安百廢俱舉

好儼承乏襄陵學... 師是以是請張君... 羅壁谷公公素重... 上下罔不允從夫... 舉其事顧不偉歟... 及邑之尚義者亦... 苑王君董其功始... 本年七月十二日... 制崇瀾視諸城門... 觀豁然洞達矣大... 為之功係於人是... 賢邑令何以成其... 因而至賢能相協... 夫文公興學而蜀... 之適化尤易感發... 矣本於精一執中... 以教之良而開是... 之高尚當心先舜... 靈寶南開學門賢... 日此吾為令者之... 力主其議更呈之... 學二百年來一旦... 聚材樂成其事諸... 州張君訓導清... 甲子年夏四月十... 三門今四門並時... 不有賢牧伯何以... 以終其事時運相... 盛不亦有徵也乎... 近堯舜之道孝弟... 堯舜之道期後學... 堯舜之行無負於... 堯舜之

觀則賢才類出德... 親則為孝子出而... 悉由是門啓之也... 公之功顧不大哉... 壬戌進士繼此而... 宋君乙丑進士故... 業日新甲利維美... 忠臣文章政事煥... 治將不復見於今... 張君即鄭人... 則邑侯武安

新包磚城記

張四維 大學

襄陵舊築有土城... 增崇培厚且環而... 在河東為壯邑河... 入皇朝二百年餘... 侮計者率散弛不... 邊吏不威河東大... 檄諸郡邑築濬城... 民怨竭興或慢令... 事顧獨為之深遠... 土計矧匪茹時耶... 圍凡六里許既庫... 以磚也則自今歲... 有太原雲中為之... 城池甲仗所以為... 去歲丁卯... 聚監司乃下... 或浚財殫力... 視襄陵... 承平不可忘桑... 二丈有二尺曰何

庫也增而崇者五之一繫其厚四尺爾白何狹也培澗者五之三襄澤邑也土濕易墮則為之陶磚而環甃之石其址經始於仲春之吉五閱月而工完用民力月不過一日凡費緡錢大約八千金止耳初侯念役興費鉅顧帑無羨蓄而又不忍箕歛於民乃屬父老子弟而胥論之俾各以力自効因捐俸百金以倡於是寮佐諸屬各出俸有差而鄉宦士民慨然樂輸有以千金自占者矣侯乃擇民之貧實有幹局者數人司其出納吏胥絕不與事完官為考覈臆胸而已其措置詳審號令明信情愛懇惻民用不作方役之興也築始於東面役人則聞墻內若雷鳴者三悉有蛇出土隨以裂侯異之訊之父老為祭姑射山龍神其異即止及是城成襄人以為有神助焉余觀圖經及寰宇志載劉元海築陶唐金城時蛇媪之異竊謂其語怪乃今去其時千餘載矣主人猶能識其神而變幻亦相若得非山川融結固有靈與不測者耶宋侯勤於民事幽鑒於神屹屹崇墻成功不日與大役而神人用和若此亦何有於外侮哉侯名之韓余嘉靖乙丑春聞所舉士又宦於吾土故知侯為深

且幸襄人之有永賴也為述其興建始末俾後有考云

邑侯蕭公新修汾河石岸記

邑人王應吉 御使

襄陵界在汾水之西郭以東去汾不百武每值秋水泛溢河岸輒衝歲為襄患自嘉靖壬子以來則洪流旁注其患特甚濱河地悉沒為巨澤後潮侵近民居逼且慮及邑垣矣吏民固惴惴其患如寢積薪而厝火也語云城壞壓境敢不是圖今日襄陵之謂哉已卯冬邑侯蕭公奉命來襄甫下車則詢民疾苦目擊汾害而心憂焉時惟重煩民力未敢輕議及蒞政之又明年也則庶務咸修羣情允協乃歷陳諸當道而請彌之僉報曰可遂消吉相宜繕堤於汾之西崖以為一方保障計且脩築有法董治以財慮土功之易衝也則於潰決之處悉甃以巨石下濶五尺上濶三尺有餘其基蓋堅厚完固而不可拔矣慮高卑之難一也則因岸勢而低昂之高者至一丈五尺而卑者則躡次不齊延袤計二百二十餘丈其形蓋連亘倚伏而莫或間矣慮水勢之迅激也

藝文

五

則於數丈之內每出一磯頭以殺之磯凡一十有九遠而望之形若盤龍其勢蓋峻峭峻聳相為砥柱而莫可搖矣壯哉麗乎斯地萬年之固也至於措財度工其費多出公帑積餘而取諸經畫者十一其力率以錢募而借於農隙者不十二三蓋彌民之害而不傷民之財用民之力而不妨民之事雖古循良惠政何以過是是役也肇於辛巳三月訖於癸未五月方其經營之始岸下多泥濘水渦為力甚艱邑人頗難之唯侯矢志圖成不阻不撓卒用底績其宏才大略敢於任事而果於有為也固如是哉且脩岸之歲適奉詔清丈浮糧凡地之沒於汾者悉為申豁以免遺累此尤侯之悉心民瘼而造福將來者蓋與汾水同其流長矣邑之士民乃建祠勒石欲昭功德於有永而以祠之碑記屬余余邑人也居邇於汾觀汾之害最切而感侯之恩尤深雖不文忍辭耶是時余方承之中州每顧黃河奔流未始不念及汾患蓋汾水發源靜樂經太原平陽以至襄陵由陵而南透迤以入於河則河流奔奔亦有所謂汾水之患也余寧一靡常處其地者有隱憂因河之患以思汾之患余寧一

日忘乎嘗讀史傳所謂述守令而叔敖文翁諸君最著蹟其政則或起芍陂或築隄口春春然為民禦災捍患若慈母之於赤子而當時之為君者至下蠶書褒異錫之章服即萬世之下亦莫不握續榮豔焉若侯者不與叔敖文翁諸君子並軫齊驅矣哉侯之善政炳炳昭昭昭人耳目者未易殫述此特其弭患一事爾今蒞襄且五年行將膺內徵持國是為內造無涯之福一方禦禦之績又胡足為公闡揚哉聊紀其略以告來者公名大才別號左溪山東堂邑人甲戌進士

文昌祠記

陳勗 邑令

余自甲申中冬甫任襄陵講廟拜諸神祠見學之右有文昌其祠西向噫建祠者必自有說余以大義觀之未見有合震方而就兌者慨然有改期意會公務旁午弗果既而環視學宮堂之左右隙地若干丈勒為蔬圃前接儒門東臨講院後有尊經閣其地若設之以待文昌者余以為祠必此地乃可問之學博君曰可問之諸弟子

員曰可問之堪與家僉曰可遂肇基以定祠焉越歲連
 荒稷司牧者如極焚救溺之不暇而暇為鼎荆神祠計
 乎延至丁亥頗屬有秋余意遂決即一木一石夫役匠
 作之費亟為設處與里下無與焉計日鳩工飭材相地
 不異月而工告成為堂宇者三楹月臺前樹龍門坊以
 壯觀督工者曰祠成請往觀余一展拜儼然若生規制
 煥然庶可以標靈而紀勝迂淑而凝祥矣學諭李君暨
 諸生造余請曰作新人文其在斯乎願丐一言為記余
 曰祠建矣而其意或不徒為沾沾鼎新計也夫文昌奠
 位於薇垣之傍魁海岱於東北職司元化宰察萬機
 綱鼎軸惟其張弛此其說載星歷家甚詳余不暇劇論
 姑就其所以建祠之意為襄人士訂之昔有記鹿鳴之
 歌於觀德之舉語曰雷霆迅發而潛底震動砲鼓鏗鏘
 而介上奮竦物不震不震士不作不新儼廟貌而起
 睹龍門而興思有不翩翩然負凌雲之舉者非夫也夫
 士而挽首叩碑一經揖堯舜步周孔譚道德重名檢非
 不哀然以臯夔自許季世下無足當吾齒頰者倘所謂
 傑然偉丈夫哉及發策榮身舉目前之所誦讀者而率
 曰弁髦之如士類何安所貴作新哉嗚呼河津風範取
 則不遠新命餘千載讓一籌吾願諸生澡潔其身心祓
 濯其念慮處有完行出為名儒他日建豎當必有錚錚
 字內振古而常新者按其籍襄產也建祠以後所作新
 士也使晉潞溫文不得專美於前此豈但為三晉之光
 即不佞亦藉有榮施已哉李君胥唯唯起而揖余言曰
 公其大有造於襄人士哉由學及行由行及功業皆自
 今日作新之一念始請鐫之石以誌多士

興樂寺檢經瑞碑記

陳 昂

余自東海來牧茲土搖搖二千里過杏壇洙泗間固知
 有周孔之道遵之以誨化斯民非其道不道非其言不
 言此余心哉至禪學佛經家異端者流余方斥逐之不
 暇何以記為非為佛事記為瑞碑記也夫碑何以瑞名
 哉襄陵西南隅有興樂寺積大藏經六千三百四十四卷
 未經檢閱者蓋二百年於茲矣鄉氓解倉等筮日集諸
 僧虔誦者累月事竣勒碑採一石磨之山水畢露神象
 交輝噫嘻此異事哉亦善念之為感召者也一時觀者

趨踰舞怖稱慶食曰瑞哉碑也固請余記余以為斯民好善之心有可以掖而勸之者此類是也佛教之流於中國幾千年民之信之不啻淪肌浹髓語之以周孔彼莽然無適也挽邪而之正也難由善而之興也易余進諸民於寢而論之曰齋僧誦經護法建醮誠善心哉心固善矣顧用之何如耳譬之水一也用之以溉田則善用之以灌城則不善爾誠由一念之善擴而充之推此心以事君可與為忠臣推此心以事親可與為孝子推此心以御眾可與為仁人推此心以睦族恤黨可與為良民義士獨不聞一念而善景星慶雲一念不善妖星厲鬼古之人業有明言余諄諄執之以率民者為人心計也藏經當誦而聖論煌煌尤當誦也法門當崇而周孔大道尤當崇也况為善陰騭孝順事實二書迺列祖貽之以垂訓者何殷且懇與爾能究心余言當必有憬然悟油然而興蹈仁迪義歌雍舞勺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而豈但區區一卷石之瑞哉余特取其好善之心姑記之以為襄民勸

新建東關郭門記

李興道 巳入

襄陵之東關故建有郭門焉固重門符泰之義哉第其規模尚褊制度弗華積累年又就而圮是重門不足以待恭矣新之大之非牧宰之正務也士若民之同情深願者耶至參以堪輿家之說又有不容不新且大者哉姑射之山時於西北厥氣隨平水而下東南抵濱汾之地結矣因成邑治邑之東關厥氣亦華即汾水河海而來有射闡逼城之勢至則盤旋乎繞向東而之南焉此豈盡人力能禦之哉實厥氣之結難潰也以故郭門之建最宜高偉高偉則厥氣藉之益壯鎮湯流而永永如昔矣此一說也東青龍方屬亥所喜者秀聳所忌者隱伏故知樓閣巍峩乃為秀聳之翊而水光接此抑又相映而交輝矣詎非啓一邑文明之運乎此又一說也而於理俱當焉樹可以末務視之北海陳公始命是邑觀郭門墜陋即以改建注意時當初政未遑也既期月政教行而邑底又矣則曰興地利起交風其在斯時乎余何敢怠焉爰是鳩工度材築日興役甫三越月工乃

告成廣袤至四十尺高至五十八壁幹井並以石奠基
以磚甃表而繚以周堞幹井之上為通閣通閣之上為
通樓蓋廣幾所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者且遠倚西山
若屏而近臨汾水如帶東山在望著且見且隱之形南
北清虛會冥祝融之氣河東巨觀誰不致此也乎如
此光華成於公之創建如此規模見於公之情思且一
切財費多公由處而出於有力家之樂輸者第十之二
三耳振久廢而廣遠圖創新規而昭示利公之德直與
門並承已哉固將與姑山汾水同其流峙矣為是二三
父老欲勒之石以志不磨乃屬余為記余雅重公公轉
大器著廉明於百里之試者表表也是故不以無文辭
即次第前事而志之且為之說曰天下者一邑之大者
也治天下者一邑之推者也公指日開膺天子召授之
華要綱晉之鈞衡則夫敬以體主上仁育義正之心以
冀宇為郭郭以要荒為關如雷羣才為棟幹設險要為
重門啓文運之方新回狂瀾於既倒奠我宗社保我黎
民蓋舉此而措之耳此又寒士若民之所望於公者余
并表而志之為他日之左

州入奏
未進出

重脩武安王廟記

王應吉

襄城之乾隅故有王廟建置之始無可考嘉靖中重脩
歲久復圯又甲歷逼殘非所以妥明靈肅瞻視也生中
二三父老謀改建擴闢以稱崇祀之心乃募義金前後
得四百餘兩計工不能為費之半而儀賓盧訓獨心
力經營數年又得利金五百餘兩財始足而工可舉也
於是市材陶甃撤舊更新為殿者三間崇四丈五尺廣
四丈三尺深三丈五尺饗亭稱是殿之左右別為一祀
祀王之子及孫墀之週迴為廊計四十間中圖王之始
末稍前立坊為儀門又前為樂亭為大門繚以垣
以金碧巍然煥然厥制備矣經始於萬歷二十二年
成則二十七年也乃屬余以紀其事余按王沒於延安
二十七年迄今子五百歲矣其褒贈之典代以益宗家
海之內無不廟祀自古有功德於人者死則必食其報
然其功德有及於人及則人世亦有祀有不祀獨忘義

之事接於耳目而有激於心則不必功德之及我而暴相感泣自有曠百世而不能已者所謂民之秉彜也嘗漢之季天下大勢已歸於曹一時智勇之士非受心膂之托即膺爪牙之任視漢帝若贅疣矣而曹以蓋世英雄獨委身於昭烈傾蓋之間藹若家庭之親草莽之中秩乎堂陛之分扶持正統誓掃羣雄艱危頻值壯志不撓及操廢以殊禮而王訖無二心去彊就弱繼之以死非忠義之尤著古今之罕儷者乎其廟祀徧天下固宜也或以王守荆州也戰曹仁降于禁斬龐德吳之君臣不遑寢食操之父子謀遷都邑乘屢勝之威北向宛洛可以長驅中原光復舊物惜也蒙詭其謀王乃失利昭烈終偏安於一隅令人憤懣於絕吳之失策余以為得失人也成敗天也天之所定非可以智力較而况事有出於成敗之外者非可以淺近窺有如荆州不失中原果復則王也再造之元勳如馮如寇侯萬戶圖雲臺已矣將不以功而掩義乎孰能繫人心於百世之卜若此也嗚呼王之生也則扶漢運於式微王之歿也七植天常於千古所謂皆天定非偶然者區區成敗之

以論人事之得失誠王之威靈昭示以來歷有顯應凡所祈禱而吉凶禍福無不先示其效蓋忠義之氣造化之正氣也如日星之在天無時不照如江河之行地無時或息其有感而輒應理固然也今廟貌崇隆肅肅靜密神所居歆瞻英姿之在上稟生氣之猶存將使君子有所慕而為善小人有所畏而不為惡則是舉也又有裨於風教者大矣遂書以為記

脩龍澗峪記

李宏道

龍姑射之山峪亦數矣龍澗其各者耶余東髮時往焉事祀也甫至麓已見鬱鬱蒼蒼隱有佳氣以焉逶迤於中則有青松秀列翠嶂雄盤野鳥聯鳴白雲間出何化下之塵也神之寓之寧不其所而昔人廟龍澗神漢禱時華公佗及東嶽諸神於此也有以矣爰瞻貌宇或低昂或正或側咸以使人刮目而其中龍澗華公廟刻艾甲焉甲之連以樓棚懸崖橫谷之勢可愛也余祀神既四顧徘徊忽不知陽輝之薄西矣且也歸而不謹志

焉問三年來又見樓棚以南建石橋依然長虹之狀乎以其由郡伯毛公我山命也名我山橋云再南為靈官廟而靈官廟西則有孤聳於崔巍之巔直逼雲漢者真武廟也於乎峪之氣象異矣余豈直歸而不忘即至竊祿中州退思間猶戀及於此也無何而萬曆壬十春龍澍華公廟并樓棚以不覺火焉殆滅色矣誠不能不以之興噴而諸父老教然鳩工度材復創新之時四方財力爭相薦焉則實余之願也計工始於是歲之夏成於明年癸未之秋曾歲月之幾何哉而廟與樓之規模宏敞卒比昔過之棚易以石又視昔而堅矣餘東嶽諸神廟亦盡脩葺於乎峪之氣象不又異乎余誠聞而愉快焉是不宜默默而已遂因諸父老之請而為之說曰宇宙間有足以維世於不衰者善爾已大上生而善其次學而善其次有所慕有所畏而善三者毋不同而善一也即生與學者無論世人之情論之善戒之便勿惡漠然也至以鬼神福善禍淫之義語之輒回心而嚮善此何耶即慕福而畏禍也爾父老之殫心於興樓也但曰事神已耳不知有廟與樓若此而

其無慕乎其無畏乎而善心因之生已足峪走祀半河東吾知其善人者多矣此則余之所取於爾父老者故於叙峪景顛末之後而以是附之見余之素愛於峪者非徒以景之麗調其足以委神而化民爾至峪曰龍澗或曰龍關則有元人所記一僧持鉢自稱龍澗置雙鏡而捕三蛟之鬪之說在顧真訛余不能定焉用俟世之知古者

儒學新建奎樓記

沈光祚 邑人

國朝之廣襄陵學宮也自嘉靖甲子始始宮面城而城未門山川嚮城城為政既門則陽明靈秀之氣皆領於宮宮為政已因得環瞰羣峯潤滋沃澤爰晶爰灑是稱名譽博碩代興彥豪輩出煌煌乎泰曦哉迺者天佑斯文地靈杰應魁人哲士曰熾隆焉產於斯仕於斯不問主客而崇道作人之意有如和倡應嚮也者於是子矜述形家言於令君馬侯曰襄以東為巽是宜宮已宮矣宮又以東南為巽是宜塔已塔矣然巽主於乾宮之西

北為乾位維乾有址一似懸之以待請樓以鎮之誠樓則左汾河而嚮龍樹右如射而背霍山形勝所鍾與文筆泮池交相輝映清風漾為文瀾旭日光乎天柱魁柄之兆一啓城闈可鏡矣馬侯欣然會心曰苟利襄贊唯力是視吾食水而已敢有其祿於是捐俸斥贖錢為諸大夫倡諸大夫如都諫念塘李公應以多貲且倡鄉紳父老子弟翕然樂助金既集乃大舉事先築土礪石高三尺為臺東而西長八丈有五南而北遶五尺焉建樓三楹於上高七丈有五名曰奎樓前為卷棚五間東西為廊共六間卷棚前為月臺高七尺其橫廣殺樓基三之一縱又殺橫廣五之二又前為池池上跨橋三洞閣以石欄干縱橫橋之廣共二十七丈東西近南各為門一座四面牆以周之工肇丁巳之春浹歲有半告竣事為費一千三百有奇更以餘錢脩敬一亭尊經閣閣藏羣籍候所自購建牌坊四座曰各諫崇文者居文廟前左曰重臣嘉惠者居文廟前右題進士鄉貢姓名者並居節前更擇俊又授櫛所脩書院中無非擴充奎樓之盛心也諸大夫父老子弟俸侯功圖紀諸石屬余為石

言余惟奎為白虎七宿之首其星獨多其度最廣襄於皇都為虎位而費地日恢默符奎度之廣奎樓居乾乾為元始為天門傳曰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斯樓足以當之矣諸生得其門登斯樓絃誦游息於其間者能無仰止之思乎蓋厚靈者耀彩鍾異者流祥將必有至人出焉以應之矣况以唐虞故都文明首善堯當午運今也丁年是天合也樓為北極示我周行拱挹圖書平臨曠舌是地勝也後先型範以賢侯之鼓舞兼先達之表率是人成也一舉而三資得焉吾襄科日得人之盛寧有既耶在宋濂洛關閩太儒輝映故五星畢聚於是奎見而文昭道協而治備明興二百五十年文教聿彰煥乎盛矣襄為人材淵藪諸士摘華摭藻將接魏科服大僚豈無紹往詔來以文各世如諸君子者乎果其能是將羣而居聚而游斯樓與有榮焉否者其如樓何矣學在身體非以飾詞在復性非以崇名由諸君子以至孔子孟希之即是耳善乎文山先生之贊曰悟奎之義得奎之趣車載斗量不可勝計深有當乎侯之建樓意也後之人文煥發科第蟬聯各卿碩輔滿殿王叔皆侯之

賜以永永哉是宜記奉侯
名逢事三原人癸丑進士

重建晉橋記

高邦佐 邑人

古循良之吏政必斷於利民利必斷於永久而粉飾之
迹近名之心毫不與焉奈何吏治日偷由斯道者鮮矣
以今觀於邑侯馬公蓋其人焉吾襄北門之外不數武
為平水上遊有津梁跨其上名曰晉橋其來舊矣路當
子午往來如織有不可一日無此橋者萬歷癸丑六月
霖雨肆虐河水暴漲一夕橋忽傾圮經由者舉裳以從
率患苦之顧其為工也鉅其為費也奢而其為力也難
衆咸鯁鯁然慮此橋未敢復望其成即成亦未敢望之
旦夕已公以海內人豪來宰是邑甫下車周咨疾苦加
意拊循百廢具舉一日臨河目擊其狀愀然作色曰大
人舉事勞民而利民則為之勞在一時利在久遠則急
為之等勞耳自我則事半而功倍自後人未可知也見
民之害不能祛已不任其勞而以遺之後人令職之謂
何亟謀諸父老搆廣狹度崇卑量經費凡既舉矣遂請

之當專力任其成報可則先蠲俸金為經費不足則斥
贖錢以佐之士民感公之德爭輸贊助力以成其志公
矻矻然經營指麾若視其家人子弟之貼於危也力募
諸民物給以直上不煩科徭下不虞賠累經始於甲寅
正月訖工於乙卯十一月橋高二丈二尺長九丈廣二
丈三尺下開三孔上植石欄河之兩岸甃以石堤以防
衝射上為棹棧者二神祠者二壯麗巍峩幾隱隱若長
虹之盤踞也不惟克復其舊抑且增勝於今糜金錢七
百兩有奇粟麥四百石工竣諸經理者具始末請紀其
事余謂斯舉也蓋一事而衆美具焉視民淪胥不啻已
滿至仁也水無衝決往來利涉至惠也煩勞之役毅然
仔肩至勇也俸錢佐公不以自潤至廉也而物募工毫
無偏累可以觀公不動聲色規畫井井可以觀才奮插
繁興人心胥悅可以觀政不寧惟是周官徒杠與梁以
時告成王政所急公集衆善以成一勞永逸之舉誠深
識治體者寧直便利此一方民耶嘗改史冊所傳循良
之蹟視國如家視民如子陂池溝瀆之屬屑屑盡心焉
公率作興事類此孰謂古今不相及哉奈之何今之

牧民者多不利民而自利即知利民率不能計久遠而圖近利其心亦以有近利即有近名彼迂遠之名吾何種而為之故惠民之政闕焉不講而一意於弔詭炫耀之迹以駭人耳目民安所恃以傲賢哉而又奚惑乎循吏之寥寥也若公之不有其名而名與澤流無窮已時豈不毅然行古之道者而可槩見耶公精勤舉職不取自暇自逸此特其一班爾諸嫩政芳規更僕未悉使世之任者皆急急為民圖永利無粉飾近名之心若公也者則天下可幾而理矣公諱

高氏祭田碑記

高邦佐

古者卿以下必有圭田此祭田之始也夫非以報本返始不忘其初也乎自宗法廢而祭田之設家蓋不數數見矣余有是志而未之逮也萬曆甲寅讀禮於家用價一百三十三兩九錢八分置臨汾縣北陳里李化驥汝清水地二十二畝八分三釐每歲夏麥九石一斗六升秋穀一十八石二斗二升校數歲之常可值銀十四

兩四分田賦均輸三兩六錢五分歲入約可十兩六錢一分此其大凡也然不為之制則弗經不有所統則弗率議每歲拜掃祀始祖高祖曾祖及祖禰牲醴品物諸費動歲入什之三餘悉貯之以備脩葺祠堂及公所不時之費仍置籍以紀其數稽覈指麾屬之本支之長出納輸稅徵收區畫推子弟之賢而殷實者司其事公推者不得引嫌推諉每歲定於蜡月合聚本支一核其詳而驗其實焉任事勩於責實支費禁其虛糜庶幾免於弗經弗率之患乎第事之始不可不慮其終有其舉不可不慮其廢藉命後之人有私其田而以自鬻或利其入而以自肥無論祖宗在天之靈必亟殛之吾本支之人宜聲其罪而執之官用昭其忘本之愆而服其不孝之辜俾是田可垂之永久而歲入不至於漏卮斯善矣然此特為之造端耳嗣後或克相之做古圭田之制或推廣之效范文正義田之舉余與族之賢者宜先後勉之矣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錫類之孝其在斯乎是為記

創建浮橋記

李瑾 邑人

襄邑東郭外瀕汾每夏秋水潦洶湧彌漫東西兩岸俗稱洪河云然實四會八達通津故渡舟有覆沒之患即安瀾亦有厲揭之憂辛壬浹歲汾再鳴舟覆溺死者甚夥時余方填撫節門聞之惻然因憶往年使臯蘭登金城過黃河見浮橋橫亘乘水勢上下履如平地不虞衝决不患沉溺宴然也旋日經絳州離門外逼汾亦有小浮橋一道遍訪宇內如襄陽泗州浮橋比比余襄何獨不然私願勃勃藏之胸臆癸亥春余叨內移過里會邑大夫韓城衛公首詢地方利病因具陳夙見以建浮橋請衛公慨然任之余即捐七十金貯公帑無何衛公以考績赴寧武越忻口得木橋式乃更新議遂捐俸為合邑倡一時士民樂輸即鄰壤如臨絳太曲鄉寧諸處捐助亦多功成不日余既以公表善則名橋矣自甲子及午未凡八載往來便之若坦途然雖中間秋水暴漲不無衝决而火毀旋補行人無阻厲揭悉免勿問覆沒矣突於辛未夏秋三閱月霖雨滂沱溝澮皆盈建旣而下

以汾為歸潏沔沔滸橋木盡焚之而去是時牧吾襄者為河陽薛侯下車兩載殫精民瘼聞波濤聲慨然如已溺夜半履河濱力與河伯爭為保橋計而無奈滔天之勢何支柱無從補葺周施已而禦寇捍患稍聞輒思為地方垂永利以不失前入德意博謀諮度謂弗如浮橋便預計東西岸相去八十餘尋須聯八十餘艘更須先鞭石燒灰築堤兩岸為基而後從事於是捐俸若干金用風士民之尚義者共得輸助若干金伐材造巨船六十一橫鋪留隙以疏奔濤上覆勾版以便往來仍栽椿上游以維舟列檻兩耳以範行而又縮以鐵鍊重以巨纜水泛則欵之岸傍宛若魚貫水平則布之河中依然卧波咄嗟可辨高下常疑橋兩顛則各以小坊表之東曰浮槎河衢西曰長虹普濟經始於崇貞四年十月工訖於六年五月通計費一千三百金蓋視善則橋之數事集而用不侈功速而民不擾其惠州遺芳哉倘自此以往脩補不替收挽不愆閱歲當永永矣然邑士庶所深惜者侯一片節愛真心滿腔興除至願不獲試於安常處順之日而適遭乎凶荒多故之秋薪膽俱歷紛應

獨苦居諸易邁雅念尚鬱如浮橋一事規模雖建岸基未就所望於後之當事者考前績而竟大烈以貽地方千百年利賴尤亟且切焉是役也侯提綱於上區畫周當綜覈清嚴而登記出納夙夜監督則省祭段成絲等得備書以彰其勞勩云侯諱所蘊號

喬氏宗祠義田記

李瑾

宗祠義田之設所以萃先靈給族姓也宋范文正創為義田之制貧窮衣食有給婚娶凶葬有贖出入經收有紀見之錢公輔記者悉矣而合族宗祠近世各家多有之其制以始祖為主而以支祖統揖其子孫俾羣萃而展孝思生雍睦焉非即一家四世之祀也然未聞有祠田兼舉者吾襄江橋喬公始兼舉之公至性過人其行事動法古人少以文章名鄉省繼奉恩旨拔昆明縣儒仕關中富平丞即倦歸恢祖父業懋富淮陽歲乙卯歲清明節望西遙奠因慨然曰吾族頗大而宗祠未建朕繁多寡而有無不通水源木本之謂何期出五百金定

祠置田以慰我素心寄書合族更緘示仲子堯仁先付百金俾庀祠木料期越祀族里觀厥成無何於丙辰三月病逝會堯仁以省視至淮長子堯典與堯仁扶公柩歸營葬事即請族家及戚友之長年者哀泣焚香極前輪金足五百之數擇族人之賢能者董之營購告竣祠因北關路東郭氏舊基建中饗堂三間祀始祖而以二世三世支祖列配左右相連兩間作棧棚貯義田租粒祭器什用南北廂樓房各三間其北房乃族長喬楫川所輸慕公義也前房六間中一間為大門族人感公德又通饗堂後置小軒祀公位祭期定於元旦清明孟秋十五及孟冬朔冬至祭盛牲醴以義田租入辦之祭之日族長少咸集祭畢燕享藹然同氣之歸焉田購得五十餘畝附郭常稔者十之四有隙份地界稍次者十之六其租入約歲獲五十石荒年賑給以極貧次貧為多寡而本支則加厚婚娶凶葬各給助有差義田差糧皆取給於租其有剩餘積為繕脩祠宇續買田畝之用受賑者不得以次貧同極貧亦不得以已身差糧權為稱貸其治辦出納簿籍文券收藏公子孫與族人之賢者

輪流經營如有所私及息忽悞事者族眾其非責之余
 惟晏平仲敝車羸馬而以贍養三族彰君之賜范文正
 公自奉極儉而以恤貧活族之義遺其子孫然皆身都
 卿相享厚祿公資不過祖父業官不過八品即而行義
 若此可謂人倫中之表表者矣余又惟莫為之前雖美
 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公作法於前二子畢力
 以成公之志而又脩葺之恢拓之是真美而可傳矣余
 叨公親公仲子堯仁述顛末請故記之公諱可與字光
 學別號虹橋膺
 萬世王寅恩薦

脩三真君廟記

高士望 邑人

襄之有靈顯真君廟舊矣創自漢代建始元年至明隆
 慶六年始恢宏而壯麗之增真武關公神像更名三真
 君廟巍然一邑巨觀也夫真武關公英靈顯赫固昭昭
 在人耳目不具論已說者謂靈顯真君即古后羿是也
 維時十日並出帝命羿射之得免人每訝其不經乃千
 載而下土人猶謂神能禦災捍患一方賴保障焉余未

深信其說然居斯土則又聞之熟矣萬曆癸丑余謬成
 進士第方觀政戶曹會六月間邑大水勢若稽天一時
 津梁厓隙為之泐嘍瀆深若藐如射一帶家淪戶溺漂
 沒者不知其幾千人古稱懷山襄陵其今日之謂乎然
 邑治與石門峪當通射之衝時有巨石若屋者自石門
 遺澗往來硯硯前却出而適塞其坎口水緣是北注而
 南關係無虞迺市廛中猶滔滔流而若溪廟中水深數
 尺垣墻及廡廊神像悉為浸毀噫非巨石南關其魚乎
 雖然幽澗積蛆孽嵒嵒確勢有固然未易轉若屋之石
 即石轉矣胡坎口適塞有如此者然則土人習聞之說
 千古猶若合符非神力當不至此矣里人若梁之晉等
 慨然募化而更新之移兩廡雷神太歲殿於後之左右
 側更於大門傍設兩耳門門前豎坊不勞而諸費悉致
 於是圮者舉闕者補而側者就正明神永妥歲祀其罔
 或替乎丁巳春工始告成余適奉命還里瞻其中得復
 觀舊日威儀則諸君贊成之力居多也特記而勒諸貞
 珉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藝文 三

重脩城隍廟記

蕭譜元 邑令

襄之有城隍廟也蓋於卜邑之初一時並建世代無可
 攷嗣後曾經補脩於正殿前則增以獻殿左右耳房二
 門外增以兩傍屢舍通道捲廊儀門對過則增以樂樓
 五間規模宏濶度制周備較舊宇殊為壯偉每於四月
 之二十一日羣集四方貿易之衆輦輪轂運百物輻輳
 有無相通各得其所居者行者稱為兩便歷年既久風
 雨剝蝕傾欹圯敝漸有莫支之虞且以寇氛驚擾城守
 戒嚴一切賈旅禁絕往來何敢復舉集會之事是以廟
 貌黯淡人情鬱塞怨恫缺望之端且交見於神人不佞
 受事茲土日擊其狀慨然有動於中第連遭歲稔時諶
 難以舉贏姑為有待延至丁丑之春遂進父老而與之
 謀幸諸生士民輩雅有同志各捐金輸力庀材鳩工相
 勞繕葺重施丹堊向之傾圮者不惟奠若磐石而且煥
 然一新落成之期即與舊日之會期相值貴旅依然携
 貨捆集復見漢官威儀矣厥功告成士民乞言不佞以
 紀其事示附禮隆報本例禁淫祠諸凡無功德於生民

者不在崇祀之列而城隍之神為一方所倚毗分陰分
 陽不惟與邑令相為表裏而福善禍淫禦災捍患威靈
 赫濯兼幽明而屬其統攝其有功德於生民良慰民之
 美報厥有繇然今神賴民以輪奐其居民賴神以陰陽
 其祐異日者初寒暑雨之咎天札沴厲之害人事所不
 能挽者將一一祈之於神而無叩不應化災為祥和平
 之福成民而致神者永孚於休長民者亦得庶其餘澤
 以與斯民相安於樂利也斯固先王神道設教之遺意
 而可錄不可知之眾鼓無於齊明盛服之中亦何名言
 之與有語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有其脩之莫可已也
 興廢之機倘亦有數存焉不佞適逢其會嘉與士民通
 變以趨宜亦何敢貪衆力為已功至於慕義樂施則借
 之紳紳而董其事者有鄭丞實代余之勞尋遷令以去
 例得勒其姓名曰謹一附其事之雅云

好生庵記

劉餘祐 兵部尚書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四序相宣五行相佐日月以麗
 之風雷以鼓之雨露寒燠滋培孕毓之而後鍾靈萬物

於不息第付托有權定於任數未嘗因人嗚顯而予授焉若夫參造化輔生成者仁慈於無量有覺皇之教如觀世音菩薩以金剛幻化身寂然無形似不能與螢光燭火同昭然散之則于萬億身即中天杲杲亦莫能擬其燭照凡遇瘴鄉厄會若鑿師野藥聞疾人輒荷囊而馳名方療之白衣五卽是亦其千萬億兆中之一也綿瓜瓞衍益斯誠求者如扣鍾呼谷罔不立應故上之普陀洛伽瓊宮貝闕王封帝錫尊禮有加天下士女志心皈依無倦色次之天竺靈峯瞻仰供奉要亦數百郡甚至山城水國僻里窮鄉莫不有香火在在余出守平水昔亦蕃多迺多不育因皮許每歲刊施白衣經二百卷并謀建好生庵於襄邑之東南趙曲鎮讓者謂佛境清幽須蔭菁凄寂之地余曰不然密迴嶼遠枯坐羸山更不若通衢要地樵運輪蹄之會使若遐若邇若士若女往來祈禱無航津梯嶺之艱想聖心未始不以爲善也於是咸生懽喜爭助金錢遂囑郡吏朱宗堯鳩工命匠成殿宇三楹禪堂門廡漸次魏煥復延衲僧方育昕夕焚香禮其久而湮沒復謁余言以示之噫嘻一毫之誠

後世五載殿宇既峙於康莊而余亦奉五男三女有資成名者次聖赫如即其能忘生性之自藏歟

遊龍樹峪記

王維屏

霍山分嶺穿紛走西而南爲姑射一帶迤邐衰治而二十里望之蒼鬱而如雲者龍關峪也峪深七里延而入逕多紆迴石隘木坊若堂與之有門戶峯而轉依隈面陽爲龍樹陀即神祠祠有亭亭南臨深坎地蹇秘室三孔窈窕俯取深淵遺秋水暴漲聲若雷窈之上有舊有迎薰亭亭東突起接崖架木有飛閣先達題以空中樓閣結背焉新殿基存指日再造西南凌壑橫亘爲我山橋窺我勢若喬嶽下卽水道也橋以南稍中向西向爲龍元神祠祠西有峯直而頂也頂後鳥道而下當谷有東岳祠祠南另構地廟廟南陰山石孔有冥府懸龍狀警無忌也谷北而上二里許爲三皇閣地勢與真武頂相高中俱廟亭門坊層疊我願峪中之巨觀也開焉峪中來

折而民伏而稍仰者為關聖祠餘發轉冥盤曲而稍阜處即建小祠者三土塊牛馬至各神居焉過陀即祠通鑿道穿迤西南方階略驚擾者子孫神我山橋對峙鑿鑿運也旁山之木無色惟此峪翠栢自挺於嶢巖峭壁關冬夏深秀無極多姿其神受響歲清明朔四力赴禱者世來如織遊者息者飲者較擊肩摩山林也而城而矣余於天啟乙丑夏持湯倩居數月爾時枝鳥和吟山花貢綉晚風弄月送燭塵氣迫隔心竅若開不盡人間天上既而塵迷恍若隔世山靈寧不我喚耶尼違神親夢寐勝地重逢俚言叙記皆崇奉祭未暮春同遊者好丈張生先宸弟維憲書之者門人王升秀也

重脩趙曲鎮

宣聖廟暨社學碑記

謝

治人事神胥守土者責而人精未協事弗舉也今歲壬子上御極十有一年文敷聖教禮樂興隆治承乏襄慶令亦口思興學育士仰仗若女盛治

來政通民和境內肅宇開祀典者勸次葺理趙曲民乃以重脩 宣聖殿暨社學請余閱邑志中前君碑記知趙曲之有 宣聖殿也創於遠代飭於而社學建其旁自西平張君始在昔魏然壯麗茲然將廢矣八膠岸黨整聖王址重使俎豆文章之成茂草果融之責也遂因土民請捐俸倡始而鎮財輸力者皆歡焉恐後於是庀材鳩工擇老成士人董厥任肇事壬子仲秋歷數月告竣殿內肖像設主飛翠連雲金碧黝亞舉昔之巍然壯麗者復日其右廣射圃以為觀德地其左因社學遺址并新前祀文昌後作講席東西列書舍十餘楹教鎮弟之秀者從此樂育有地戶誦家絃而人才輩起二宣聖之教澤場

熙朝之治化余守土責或藉以報無戾特書願末勸之

創建文筆塔碑記

崔 濤

古今名世誕生必鍾靈於三光五岳而振興人文
氣先者則性當事之偉人是賴襄城姑山右峙汾河
環平水澄流濼遠如帶風稱形勝之區議者謂東在
四宜補築文峯以作關欄昔萬曆王子西駕楊公食
城東南隅創塔七級屹然矗立後緣勢逼城隈毀為
址嗣是質之形家又謂收鎮水口當在汾水之東四
餘年竟同道旁築舍建寧謝侯福臨茲土數載以來
茲具理一日延諸紳士備詢塔峯易置之由乃毅然
文筆未豎守土責也遂卜吉鳩工舉事不煩民間一
一粒而磚灰之費悉捐決歲俸資十越月工竣趙君
漸偕三五友語余曰謝夫子美政班班不能縷悉建
一役嘉惠襄人者溥矣子且沐其教最渥盍一言記
余曰偉哉謝侯之功乎因思人與地相需事與時相
曩之建建以壬子今之復復以壬子非時使然與若
人地相需則綿聚風脈固以地氣開人文之先而謝
經營肇造尤以人事開地氣之先也余見塔之成也
出漠表橫鎮安瀾更喜昔巖巖峯與新峯遙相顧
青天為一色收烟光於千里登眺則晴嵐拱揖

鍾濤曲盤洵洋洋巨觀哉其上庶星躔在東為文房在
南為堯翼靈秀交萃無羨弗彙光岳之瑞氣畢集此焉
惟我謝侯玉樹之標可並高於姑射冰壺之搯堪比潔
乎平流行將榮躋紫階風清臺閣接彤雲而近紫薇不
啻置身百尺上也况層圖甫構而黃許二子聯步瞻官
已有明效從此英華接踵衣冠蟬聯稱彬彬郁郁之盛
良由擎天一柱啓之則謝侯嘉惠襄人者詎有涯涘哉
余知泰山北斗將奕世仰之矣是為記公諱國傑字祐
槐福建建
寧鄉進士

封從仕郎靳公誌銘

元靳柱進士

故考名克傑字溫甫世居平陽之襄陵肯其堂而藥活
人未冠而罹變祖大父早逝祖妣白氏娶居而慈育之
英俊過人隱德不仕旅跡天下之半所游接者皆名士
大夫如山東梁宜張子素又如達與權安行之咸取其

信義以不外聖賢之圃凡葭葦同里有匱乏不振者虞周濟之嘗曰入富於物何若富德昔實諫議用之以貴其子于公用之以昌其後永世流馨况余祖考福威以義制財以恕待物而令名考終伯考出官於外父考闕夫温良季父善夫剛正雖不名於時俱為鄉人稱敢不自力有忝於家範乎姊二人妹八人皆適人而亡弟有四存其二曰士良士原子有五一出亡於外一嗣其弟乃孝柱暨昭僑外師而繩之再十年柱以丙午進士及第官絳之正平尹封故考從仕郎集賢院都事故妣白氏贈宜人羅氏封宜人劉氏未貴而卒次昭主文絳州次奎以洪武四年貢士官承事郎戶部主事再轉萊州府經歷女一選婿嫁之孫有二女孫二俱幼故考捐館於洪武甲寅七月之七日壽七十有三嗚呼自曾大父及柱先考鄉以善稱者百有餘年逮余儕輩朝誨夕訓砥礪成器推榮以報席寵兩世非善善之多乎何靳氏之門而相之吉也為其後者既知上天報善之明當思祖宗累善之久而子孫之繼善可不遠哉嘗聞祖宗可諫而子孫哀銘之禮也祖考不顯於官則子孫貴以官

能仕之忠父子一體其於銘弗可已也銘曰 靳氏之先清族之系而藥活人富而能義教子求師何必日利柱祿之名榮哉兩世一踵前脩一開後裔所交者朋非士則卿卓犖當世慷慨平生官封集賢稱是簪纓報之同極哀無誅銘既 附且鏤垂此令名

禮部侍郎邢公誌銘

岳正 閣老

遜之諱讓族居平陽浮山分襄陵堯故關鎮西平原者塚多至不能數曾祖伯川祖敬初考茂政娶郭氏生三子遜之其季官至禮部左侍郎罷歸成化七年八月十八日卒兄訓遣信訃正輟泣問狀知遜之初甚適其卒朔旦偶拈易自占得臨卦愀然口詎應胡宗與胡宗蓋談命者去年誦吏部尹侍郎同仁漫戲宗曰詎者何之又會誰誰乎宗因舉遜之對曰明年八月此公果凶當信宗非詎者後遜之亦聞此言怪易卦辭八月有凶符宗故不樂云數日果病幸間朝使董主事齟齬者過談移時去覺腹痛不止翼日日將落就絕或陰翳雷

兩選舍霽而復作者四日遠近傷感悲及行路發書選
 之遺言要銘於余余尚忍銘選之邪選之幼能自拔年
 十八領鄉薦不科春試入太學嘗居古廉李先生講下
 與山東劉林溫並領年二十二登成原進士第選翰林
 庶吉士一年除檢討適先帝狩北使請歸駕朝議疑
 不蒼上疏言奉迎事宜謂當顧義理不當論事勢今若
 不逆詐而往迎彼或食言則誠不在我將謂處分已定
 北使去度關無及臣愚以為內廢饒馬追煩一騎而已
 由此揚善等始有尾刺之復先帝既復辟獻密忠者爭
 自陳得賞正時承乏內閣石亨語余欲以此疏聞選之
 時守制覓草不得不果選之起復與人言未嘗一及之
 北監從來不會饒師生餼生料料半折欽欽出京稅課
 額無定不得時給給者往往以故去官欽遺下號久不
 支數率見侵盜自古廉柄學政始用資官諸費師生吉
 凶病厄貧不能存者多賴以濟古廉亦用是參名成化
 二年選之自脩撰超主國子一意起廢不顧慮法有言
 者輒曰如媿古廉何初欽用輕且陳敗人不難棄近稅
 聽半欽錢錢用差重選之又離監任眾乃造意西人不次

受給得此錢火熾則沸鍊就詔獄選之竟以前祭酒熱
 罪坐除名為民將歸過余言別曰兄頗聞日者言弟吟
 年欲死乎弟不死諸公槩得錢當黜弟為引伏全之古
 所謂有陰功者不死謂此等爾距今前兩月人喧傳選
 之已死余出其近所寄詩與辨且選之死不死何與人
 人諫之乃爾豈世所謂有命者真邪選之資度寬敏外
 樣而內明決於菽作為文字章句簡重受咀嚼點畫清
 勁近李北海尋常自處卑下眾皆好之及得政則定力
 不為搖撼者少動在國子求用古法教新士告不便持
 不易轍人始毀之竟胎禍焉在官凡三出使奉詔主考
 南京鄉試得文獻通考等集因購書數百部聚襄陵學
 宮期惠來士持節封肅王王富饋遺不嘗並不受時不
 兩代祀北嶽輒得兩娶梁氏甚賢明嘗與選之母郭氏
 累受封為恭人三子震霖邑庠生需幼女二未笄壽四
 十有五而已兄訓有隱操諫以今年十月二日葬之西
 平先墓銘曰理行氣從在人惟逢福際其會禍或值悖
 不我負理氣安其使其會與悖
 孰能外我銘選之可以無媿

襄陵行署栢銘

徐越 御史

欽哉爾栢為我儀刑志正體直與物無撓不矜奇即不
露威稜自上至下如準如繩察其文理如衡之平古處
之質端慤之形鎮靜不動風雨不驚厥秉穡者畏爾之
馨厥氣餒者媿爾之貞厥枝蔓者彌戒勿生厥依附者
用爾示懲改柯易葉非爾
所能嶽嶽堂右堂上兢兢

新增藝文

請減鹽課疏

邑人 李時謙 鹽院

題為商累未經 上聞
聖恩無由下逮請除空納之加徵解商累實以養課源事

皇上至仁至聖遇災傷則免錢糧念饑荒則發賑濟丁
賦賦時切民艱四海九州誰不歡呼感動即愚夫愚婦
皆知

皇上之為聖君而獨有此商人望
息日殷告苦倍切則今日之河東是也河東地僻高小當
天威殲逆兵精浩繁之際雖每引加五分又加七分而年
年遵納不敢稍有逋欠者其急公之分然也查額徵二
十餘萬僅此五百商人自歷水忠以來富者窮窮者走
每途比限虛歛愁嘆真堪惻憫運使臣張鵬翮嘗向臣
言諸商措辦維艱而餉課又不敢緩縱近來鹽花漸生
曲加撫恤其如疾痛已深一時難復究將奈何聞司商

人李琮等今年三月十七日以加增五分七分額題免臣謂協餉未解雖批查而未敢遽也五月初一日復額題免臣謂協餉未完雖批查而未敢遽也今七月二十三日又復額題免咸稟原額之外現今加徵實無所出况當池淹之後六七年來典鬻多有商人入之有鹽池一如民間之有田地不收則賦蒙特減池不產而課仍全輸原額猶慮拮据矧復加增乎臣據其狀稱河東自康熙十五年軍需孔亟每引五分加徵諸商俯首輸將實望當日原文有事平停止等語誰知五分加之未減至十七年因淮浙有割沒之名波及河東又加每引七分在當日部覆河東原無割沒而比例有給鹽二十五斤之議彼時諸商以戶口有限鹽食不盡即哀告前院徐請武具題空納加徵錢而不受益歷年奮自爭輸以仰體軍需匱乏之故也迄今無割沒之實而有割沒之徵暫時之急公竟成無已之苦累更痛十八年霪雨為虐池遭水患又增秦餉一萬餘兩今日典用明日賣宅隨限受比枷槩敲朴號泣聲聞四野今又懷屬改食長蘆戶口愈咸完納益艱邇者

皇上東巡萬民均沾雨露况今海晏河清王師凱旋五分者應遵部文事平停止七分者更宜念空

包之苦拯救除革叩乞極力疏請豁免七分五分庶殘喘可息正供不累等情臣隨再行運使確議去後據運使張鵬翔詳稱河東商課屢經加增前院傳喇塔目擊困苦情狀題請蠲免大部以大兵尚未全撤不便即行停止諸商復勉強完納又歷三年逃亡相繼皆云每引新增銀五分與加增銀七分係正課外節次加徵據已歷九載窮苦萬狀力實不能三項並納查河東之商築畦澆曬辦鹽出塲賣與運商得價完課竟與淮浙之灶戶等爾近日懷慶六邑又歸長蘆行鹽地狹辦課更難今四表昇平大兵盡行凱旋太平之盛無逾今日所有新增五分應遵照部文事平題請停止至七分加增查部文內云河東原無割沒今兩淮等差既加鹽入額河東亦應加增等語但河東商人按引給鹽轉賣與各州縣販商非係自己經營四方從前原無割沒之例較之淮浙不同自奉部行商人不願加鹽而止空認賠課又與淮浙加鹽者不同初不過暫爾急公茲入正

額徵收窮困難支無怪乎衆商之哀籲無已也恭逢
皇上仁同堯舜視民如傷本司日覩商困情真安敢緘默

伏乞 題豁以蘇商困等情到臣看得割沒一項原爲
姦商夾帶私鹽照依多出斤重割而沒之於官以示罰

有則填有無則填無此徃例也我
朝酌而因之邇來每引限註割沒易其舊矣河東較淮浙

長蘆鹽法各不相侔他處利於鹽多河東利於鹽少鹽
加徵七分亦惟空包割沒而已非如淮浙長蘆之添帶

鹽斤也特其時鹽花盛產勉力輸納猶可支持厥後
衝鹽稀艱窘日甚即屢欲邀

恩而羣孽初平恐兵餉未裕何敢冒昧陳 奏今則世泰
民安普天共慶事事復舊一切皆沐

皇恩合無請乞
皇上俯念河東七分不過一時之偶增原非同舊額之定

數雖割沒爲各差之所同而不帶鹽斤實爲河東之所
獨

膚賜豁除以解商累至若每引加課五分前部覆以大兵
尚未全撤未蒙允行此則各差皆然我

皇上視天下如一家視萬物爲一體 特恩自有
聖裁非臣之所敢妄議也因叙商狀可詳略節字多踰額

伏祈
睿鑒勅議施行

禱雨疏

趙懋本 邑令

伏以帝德好生瑞穀賴甘霖之潤天心仁愛嘉禾藉陰

雨之膏石起零陵知靈霽之必至雲擘峴盖識霖霖之

將來十日爲期羣望龜浮龍躍三時不害全需雨順風

調丹誠邀鑒赤縣衆庶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

竊惟民之本在歲而國之本在民無歲則無民無民則

無本是知歲與民所係甚重而且庚與癸豈可相呼當

世際昇平雖無煩天河之洗而時逢乖運亦難免旱魃
之災然民命攸關且國本在茲故成湯有桑林之禱魯
僖勤息繹之祈周王撤御樂之三漢文下減租之詔在
昔賢王哲后不廢勤民何況俗吏卑官敢忘請命他如
雪埋冤而雨傳御史之號更若祭東門而霖爲孝婦之
施援古證今原可挽回天意隨感而格無不俯合人心

恭惟昊天金闕玉皇大帝陛下仁育萬物德濟羣生
甘雨和風赤子受無疆之福歲豐年熟蒼黎蒙大有之
庥夫何勝六歛跡于去冬豈期商羊不舞于今夏已種
者憂其枯斃未植者委之荒蕪行看鴻聲遍野將見鵲
面盈途 聖主勞心已頒修省之 旨官民束手虔伸
祈禱之忱雖蒙鑒憐未沾震震但念襄邑本屬堯封願
茲氓蚩猶存古道從前苦遭荒旱已屬焦頭爛額之餘
今年再遇蘊隆必受化離啜泣之慘迎龍無益豈敢卸
過于人焚巫可羞自必省愆于已懋本一行作吏愧汲
短而并深三載臨民實素餐而尸位或涖民酷虐施慘
毒之淫刑或怠政奸貪耽朝廷之法紀或徇情固執斷
獄之不公或行事乖張措施之舛錯倖逃國憲且受天
誅寧置重典于己身莫散灾禍于黎庶即有不法充暴
肆志豪橫以及無識鄉愚存心狡詐因而上干天怒遂
至降罰生靈此皆失教於平時應加臣罪願甘身代其
災禍望釋民青第改過自新曾聞見許於先聖而齋戒
沐浴不嫖祀帝之惡人今臣閉閣靜思已知後悔率衆
望闕哀籲懇乞垂慈伏願聖澤覃敷帝德廣運命啟海

梁貞女傳

喬瑞圖

貞女梁姓余業師間公夫子之孫女也貞其節乎曰否
梁亡而夫存何貞乎梁氏貞之者何貞其知命安貧也
何知命安貧乎聞公先師邑之醇儒也生子三學先覺
先季先學先即貞女父也娶余族系我公妹學先卒喬
氏再嫁貞女甫四齡喬欲隨之先師以暮年家貧且係
女子亦不甚強留貞女聞而哭曰父亡母嫁使兒又隨
往祖公零落膝下能不痛心乎雖死不去先師及隣里
無不涕泗而大奇不數年覺先季先俱卒先師亦逝嗚

呼一門鬼籛何此其極貞女服經衰涕泣過閭里中無
 論老幼見之皆為垂淚遂寄養於舅氏家嘗聞清之邑
 庠生亦清白家風為其子求婚系我公許之嫁三月而
 翁姑歿再迨地震所有殆輟盡矣而夫又弱懦不振復
 感病竟乞丐於閭里中夜以數椽蘆蓆為屋夫婦雙栖
 風雨漂搖貞女搥不出一怨言舅氏招亦不往丁丑歲
 大飢夫婦間離者甚眾聞謂貞女曰時飢甚以汝如此
 之人另嫁別人猶可受富貴我得些許亦可聊免飢勿
 為我悞也女不言隣人婦女亦勸之女終不言既而勸
 之者數始曰余之命也夫倘再嫁亦如此窮柰何不如
 守舊若過荒年紡織尚可度日語未畢而啼泗嗚咽不
 復成聲勸之者亦泣數行下嗚呼今之鬚眉丈夫朝受
 秋胡之金暮從使君之騎豈少也哉聞貞女之風亦可
 以少愧矣貞女既不嫁里巷敬愈甚前邑侯憚岱存夫
 子聞而憐之收其夫於署中畧有補益貞女復左之女
 工安居數年貞女忽感病於戊子十二月卒梁氏絕貞
 女為人大抵口不言而心重以五六歲而受艱苦於茲
 宜其年之不永也

祭壽耆靈存之文

李 巽 郡守

賢豪之生也不偶蓋山川清淑之氣既萃於厥身而又
 必歷之以艱難險阻如玉之待琢金之待鑄而後成器
 此非但得於天授者獨異而需於人力者更深且其蘊
 積於當躬者甚厚而發越於後昆者自隆也粵稽往古
 無不皆然今觀於公而益信公家本耕讀非有席豐履
 厚者以為資身之策也往往貧不能自立若有神物為
 之助如於穉人中得遺金於飢餒時獲飛鵠其大較也
 至於今鄉之人猶傳以為異性能濟人利物常拯人於
 危難而勿責其報雖出囊中金以酬之豎辭勿受負氣
 果敢當明季時劇寇猖獗輶驛勿通數百里無人跡公
 為齊民能急國家事應募而往輒能得其機密軍事賴
 以無悞刀劍林立不為動色走空山中同行者死於虎
 尚能奮力奪其半體以歸嗣後遂無人再敢應募往來
 伺敵者必一人而已歷數年後家道稍裕益輕財任俠
 雖業陶朱白圭之術而重然諾好施與其天性然也年
 八十有八老而益壯有巨盜數十人夜犯其家取中裸

巨木渡汾而去公於嚴冬時隻身憑河躡賊賊眾驚散
 盡奪所劫而還其胆畧過人誠舉世罕與匹平生雅重
 儒術屏佛老病危時獨舉此以垂戒子孫無一語及家
 事其胸中所見者大更出尋常萬萬矣至於保人名節
 代人償債恤族黨焚契券種種善行未易更僕數此雖
 本於天性而得之於陶鑄閱歷者亦復不少是能以人
 力之勤而成天授之異者也其享上壽膺 恩榮宜矣
 迄於今孫枝秀發榮登金馬之班不特仰山斗於士林
 行見作股肱於 王室是知繩武詒謀交相為用而益
 信公德之積厚流光者正自靡涯也 喪等承乏此邦兼
 辱譜誼知公之行事最悉今於其葬也悲典型之既逝
 欲景仰而無從爰作哀章以申微悃嗚呼惟公之節歷
 久彌光惟公之名遠而益芳姑峰奕奕汾水湯湯水流
 山峙實與俱長卜其宅兆於彼高岡喬松古栢樹色蒼
 蒼行人隕涕飛鳥迴翔知公世澤莫可較量
 貽厥後昆以熾以昌牲牢束帛聊奠一饌

重修襄陵會館記

邑人 張元聲 密雲

天下之事功天下之精神為之惟精神有以貫徹於始
 終則無事不成無功不舉可以歷永久而不廢余襄明
 季官宦京都者皆僑居旅邸求所為憩息燕會之所者
 無有也前輩大司馬李公諱瑾忠節高公諱邦佐大京
 兆沈公諱光祚方伯翟公諱師雍彰德郡守梁公諱一
 龍督師監紀郭公諱守邦峨眉令喬公諱堯仁諸君子
 毅然念之鑲金公置本縣指揮鄧公尚信私第前後兩
 進計中廳五間後廳五間東西廂共四間前門房五間
 坐落西河沿永為襄陵會館堂額華升取大易聚而上
 之之意凡襄之上公車歷仕宦者皆得寧宇焉且定為
 規格使發越者以次輸金為館中修葺之費此前輩諸
 君子精神之所效也洎 國朝定鼎初襄之宦京者落
 落晨星居亭無主竟被豪強竊踞順治二年開封府丞
 崔公諱永祉通密道王公諱維屏者具呈富道力爭幸
 值大司馬張公諱宣者鏡面斧斷襄之館趙壁復歸使
 後之連鑣而發者得以攸芋攸躋此又崔王兩公精神
 之所效也但規格廢弛輸金者有名無實而墻垣棟宇
 漸就頽圯康熙十八年京師地震延及會館半為瓦礫

襄之議葺者至再至三竟成道旁之築即余叨任密令
 界在眉睫而王事執掌亦未暇舉每一念及滋愧前輩
 者實甚時有州二牧李公孟元封儒林郎張公應昇州
 二牧李公宏森者挺然身任余以附驥為快一時翕然
 同志者又有侍御李公時謙東安令喬公運閬專城李
 公憲寶內閣中翰許公克猷進士薛公兆麟州二牧裴
 公職王公綦淳裴公聰二尹徐公允禧恩拔翟公維藩
 貢監郭公于京劉公元漢孝廉張公績朱公澤浦李公
 攬諸君子量力捐輸共得三百餘金為庀材鳩工之需
 其時貢監王公辰適在京都不但踴躍樂輸力成盛舉
 且任勞任怨與文學楊公伸董理度量於其間是役也
 經始于乙丑四月落成於本年七月而飛輦輪奐燦然
 維新前君子創始繼造之宏模或可藉此以不墜矣余
 因是念之襄之力非加益也襄之人非加衆也前此猶
 豫而未舉今乃不日而告成謂非同志精神之所效何
 以至是而余更有進焉夫善始者貴於善成善作者貴
 於善繼使非深計熟思共圖永久安知異日不踵前此
 之弊惟望諸君子奮其精神貫厥始終則天下之事功

皆從此出寧第永茲堂
 構為襄邑之福利也哉

重修城隍塔碑記

邑人許克猷 吏部

夏侯宰襄陵之八載脩復城隍塔既成集諸紳士登眺
 仰薄雲日倚瞰一圖衣帶山河屹若擎天一柱大哉觀
 乎襄其後於... 是有所以... 城與隍舊有塔蓋蓬溪
 楊公遺愛云無何廢去襄中微乃歸於地之不效靈也
 康熙壬子建寧謝侯改營汾水之東襄人德之方楊侯
 以城隍低凹如故開鑿未立風脈奚聚歲庚申夏侯福
 臨茲土勤恤民事凡所與革細大不遺公餘集士夫吏
 民咨一切興廢事必言襄俗之敝非獨人事地氣亦有
 之大者莫如塔侯慨然曰吾襄者亦質之形家言以壁
 水則文星以懸治則下煞均宜塔且襄之往事已有明
 驗矣苟利於襄何勞之敢辭會歲稔以時誦民貧每懷
 靡及歲乙丑歲使李公奉
 天子新命巡視河東甫及襄亟訪士風民俗與往時孰善
 蓋使君嘗居襄矣習事既稔因念襄人士素復楊侯

啓切切焉願舊基之且復者也。會侯入謁其言縣治與廢狀使若欲然曰：脩廢補缺，良有司責也。吾當與若身先之，捐俸予侯，侯志益力。有以役大繁費慮者，侯曰：吾聞之，開百世之利者不辭一時之難，造萬戶之福者不惜升斗之費。吾籌此五千矣，及今不成，後將何待？立捐月俸若干緡，以風吏民。於是諸寮佐及薦紳士庶爭先樂輸，侯乃擇士民之良者，而人俾董厥事。出納有經，傭工有制，侯時時身親督勞之，民用不作，又以餘力修澤宮之弗式者，頰池門墜煥然，維新復於東南。城角啓建魁星閣，轟然峙立，雖制始寔，復舊也是役也。自仲春以迄秋，概閱月者六，力役不以懈，農民材木石甃絲毫，不以煩里甲而塔且告成矣。許克賦曰：非天不生非地不形，儒者每後造化先人事，余觀詩書所傳，徽降川鍾實生名世，豈虛言哉？夏侯造襄陵，生斯土，遊斯序者，莫不興厥心矣，而又重之以地利，使生斯土，遊斯序者，莫不興起其耳目，振厲其心志，造化隨人事轉移，必有名世偉人拔萃，秩群疊出，應其瑞者，吾見襄俗之駸駸起也。且是塔議後，人矣，前乎侯者，度費計工，不知幾經籌畫，卒

不果舉，距今五十餘年，而後使君倡之，夏侯成之不期月，爾告竣論者謂天下事之需人，以舉而吾道可為盡如斯後也。長民者又視其官如其家，不自愛其才力，以與蒼生謀，如使君與侯而獨易一塔哉？使君廉惠多才，凡所設施，一以利民為本，尤好造士，其所為與侯之治，表者大體類出一轍。君子謂二公皆天下才也，召棠萊柏行，遍宇中，豈惟揚謫是繼，余故樂志其事，勅諸貞珉以風後之君子，使君諱時謙，字蘓庵，順治辛丑上第，由潞城令擢今官，侯諱紹軾，字素瞻，閩東貢士。

重修襄陵縣文廟記

宋繼均 邑令

乙酉秋七月，余於蒞任之明日，首謁文廟，但見正殿僅蔽風雨，外而戟門剝落，兩廡荒涼，兩齋徒留棟柱，漸成朽木，四面火廢，墻垣鞠為茂草，明倫壁立泮沼，成蹊，惟餘碍道蓬蒿，盈堆瓦礫，不勝徘徊太息者久之。退致邑乘及詢老成紳士，始知襄邑學宮古制宏麗，幾甲河東，遠乙亥震毀，後之蒞斯土者，無不奮興

思其舊或值緣事或因事雖日事脩葺迄無成功
余則切切以是為圖然亦不敢先事告人以故數年來
究於無補歲已丑野鮮荒穢邑就餘間思進諸生而勗
於學以副

聖天子文明之化緣率諸同事相度基址經營物力漸次
興工於前巽門俗呼小南門外有泮池焉壅塞不知從
始余則因制而疏鑿之凡蓬蒿瓦礫則窮力而刈除之
繪綵正殿丹堊楹廊旁及戟門兩廡稍加粉飾增華明
倫堂重建東西齋房濬內外泮池築內外宮牆而禮門
義路及啟聖諸祠無不修理更於明倫堂之東北隅
增置三楹為春秋祭享庖厨之所重製蓮豆為祀典光
凡此鳩工庀材不敢以毫髮干之間里踰年工告竣固
不能盡復前此之制度然一望而知為宮墻者非特為
觀瞻地或於聖賢之靈庶幾少妥云聖賢之靈既妥則
諸生之學業有成將以明體達用為
國家作人慶豈止異日取青掇紫之藉哉乃若尊經閣奎
星樓諸蹟當煇後之君子至今日之速功用而節物力
者禮房李丕振亦與有力焉爰為之并記如左

重修庫房碑記

邑令

余明府

簡命即以修廢興治為已任及下車之日觀其城堞頽然
公堂雖煇修葺視前規稍隘官庫止留餘址以傍小房
典吏居乎其中因慨然念之曰襄邑被神震後歲月幾
移司牧數更而修者十之一二缺者十之八九是余之
責也夫是余之責也夫因思為政之要務其急則庫
房之設

國帑於是乎藏祭祀之案盛籩豆於是乎存縣治之器物
圖書於是乎掌記是為可不急為修葺乎乙未丁酉間
軍需偶興而未暇也今

天子文教既已廣被山海俱已清平且歲和年豐值此

農隙於是集群材會衆工因其舊址建碑窰二孔下以
大石砌其基使歷年可久是役也於戊戌歲四月二十

二日起工於八月初十日告竣其費用之資皆捐已俸
未嘗一木一石取之民間尚願百廢俱興庶幾乎在上
可報厥職下可慰民望余亦可眺望藐如造逢琴鶴矣

藝文

於是

重修汾河石隄記

邑人邢以愨舉人

襄陵逼近汾水衝擊足慮先明神宗代邑侯蕭公為石
 堤以備水患當春夏暴漲不至西衝者惟堤是賴乃歲
 久水激丁亥夏巨浪漲溢遂至傾圮居民憂之幸邑
 侯宋公視民憂為己憂俟水涸將圮之適上憲賢勞
 于公命山麓除道櫛風沐雨越兩月始返次年戊子春
 公集紳士耆庶于鈔泮樓曰信而後勞君子所慎余未
 孚民情安得遽役民力但此堤不修滋患將甚東關廬
 舍其為沼乎堤成而世被其利爾襄人當无不協力以
 助者僉曰唯唯因而鳩工庀材卜吉與作先以木柵壅
 水東流而後實土甃石以成不拔之基夫倩于民費出
 于官堤之廣袤仍其舊而心思制度較之前人又倍過
 之是役也始自戊子仲春畢于初夏功竣之日士民
 堂稱觴以頌公德因而建祠立石屬余為記聊誌其畧
 至于公之流行事感惟以故舉他日甘棠之詠自紀其

計茲不贊公諱繼均別號穉溪
 口蜀郡南安人丁卯科鄉進士

襄陵城南修築道路茶菴記

邑人翟維藩拔貢

粵稽王政兩畢而除道乃辰角初見之候今之九月也
 夏令亦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誠以行旅出季王政要
 務不可不亟計也我蘭陵輝公來宰茲土下車之初即
 重建東閣以變風脈完固城郭以重地方五載以來諸
 廢漸舉而尤殷殷于除道之令邑南至東柴十里其地
 淤下每值霖潦竟成滙澤往來行人實病之公軫念于
 中久矣會邑中紳士以修築請公即倡輸勸募擇練達
 者董其役道之兩旁甃以灰石運城中地震瓦礫填其
 間歷數月而工竣未嘗迫民以力役而急公趨事不謀
 而合又于道左重建水月庵立茶房命僧焚修施濟行
 人公復捐俸置田使常住為永遠計誠善舉也夫襄之
 為邑平水下灌汾流旁浸城南多水田植蓮藕故荷香
 十里為邑之一景今修築之後道路不混于草莽行旅
 无憂于泥淖是襄邑之休美足驗王政之醇備也公諱

東生號岱存江南長州
府武進縣人辛未進士

書張潞公碑陰

邑人

李宏柱

乾州
教

昔余從先君避兵京安蓋元張潞公故里也先君篤學
信道每矜尚古人風節而尤欽仰潞公嘗謂余小子曰
先生一代偉人其大節藪行載在史冊文章力追作者
遺集具有然當少年時頗事治游不為曲謹細行父母
憂之先生一旦改悔南浮江漢受業李存仇遠之門蔚
為名儒以隱逸徵游歷清要位至公孤作世柱石使先
生不悔或悔不力學亦何能立功名於當時流聲施於
後世若此哉易曰不遠復勿祗悔爾小子識之式型先
哲是在人耳於時余尚幼然亦驚下不克自振以至於
今先君之音徽在耳而負之多矣庚寅冬余自廣西判
讀禮歸一官鷄肋無所建白於時每憶先君言未嘗不
嗟然汗浹背也辛卯秋表弟王德友自京安來語余曰
潞公歷世未遠而邱墓無存宗族莫考雖公表著天壤
不以此區區為示暫而游釣之鄉反泯焉罕知之者其

何以表先賢而勸後世耶記云鄉先生歿而祀於社如
公是其人也余將泐珉於里門使尚友者有所矜式焉
余躍然曰公先君之所景慕者子之及此其猶先君之
遺志矣乃為大書於石曰元名臣潞國公晚菴張先生
故里先生諱翥官翰林承旨河南
行省平章政事以功封潞國公

吏部文選司主事許公墓志銘

王奐

御史

壯其先生之在中書余時為行人兩人既同進士舉又
皆處冷局中書猶左右相國有筆墨之役有輪日上直
之勞行人則惟事會食坐耗太倉官米已耳於是兩人
者朝暮過從風雨無間壯其之言曰學而虛度時日仕
而空糜廩祿吾與子今日皆蠹也不可不慎爾時余正
苦聞寂聞其言心甚避之於是壯其謀為西清典畧余
亦欲述太行故實以塞素餐之譏且舉今昔是非得失
之故以示後之君子而積習久錮士大夫漠視身外持
論顛倒不堪入耳煩憊損神捉筆欲嘔歲月如駛訖弗
能就未幾余以司銓艱歸而壯其遷職西都遂選為家

宰之屬而壯其歿矣嗚呼壯其之為入其可沒哉進則僚友之望退則鄉里之模蓋當代不可多得之人也壯其先生許姓諱克猷號敬齋壯其字也世為襄陵人曾祖光奇祖尚廉父贈徵仕郎祥吉歷世俱不仕而贈公輕財樂義每以濟困拯急為心閭族人之貧不能及時婚葬者置義田贖之於臨汾下靳村道旁立茶庵捐肥田為資以濟行李之困今日將百年矣娶趙孺人得克讓子之為壯其兄再娶李孺人乃生壯其而壯其之事兩孺人則皆得歡心焉猶憶余兩人每聚談以崇正闢邪為挽世急務而壯其奉此斗持齋不輟余屢勸之壯其嘗默然既而曰子未聞和靖先生之誦經乎慈親之命詎敢白即中書俸四十五金耳枝梧俯仰終歲竭蹶壯其以兄讓勤家廢學乃為之那貸援例入太學焉是二者即小事然壯其之所以事親從兄可知矣其在刑部主浙江司事而以才署福建司逆旅阿某之獄昨日之宿客死於塗而擬主人以大辟誠為未允壯其抵司轍爭之大司冠因以疑獄上囚竟得免既調吏部司選不平其心詎訟盈廷壯其每何其隙而折之姦窟失據

猶吏吐舌需次十年之太守一旦入叙人稱平焉時陳文貞公為家宰倚之不啻左右手然而壯其先生竟歿矣歿之日五十歲耳越八年而里人咸迫仰其行言之當事祀於鄉越十七年始葬當壯其之歿家在京即太孺人四顧無依獨携弱媳抱孤孫歸里聞者無不舍辛嘆其艱也呱呱之兒當時未能扶櫬今幸已成立能舉葬事矣茲年葬在汾水之東距縣治十餘里先生生順治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康熙三十九年九月初二日配崔氏邑庠生仲女封孺人生順治十年九月十九日卒康熙五十五年五月十五日享年六十四歲副程氏張氏梁氏男成漢邑庠生娶劉氏知山東歷城縣元琦女女四一字知縣喬運閫之子融一字歲貢張兆登一適州同徐弘一適州同裴叔度孫男一幼嗚呼壯其與余同齒而生後於余今其歿乃已十七年乃已俎豆於至聖之廟鄉賢之次乃復使余為之志嗚呼悲哉余今乃志壯其先生也葬之期則十月二十也嗚呼悲哉遂銘曰郡之南邑之左龜龍互盤平汾交鎖瑞氣彌漫哲人斯妥七代綿綿醞丞如火從此千億玉牙珠顆太虛

不言質
之以我

禮部祠祭司主事張公墓志銘

呂履恒

給事

曩予未第時聞給事彭無山先生之名而願望見其後
甲戌與霍南張君同舉於禮部霍南出無山門下將介
紹以通予予以需次遠遷去又不果見閱十年甲申予
自山右

召入西臺霍南官中書舍人復聚於京師而無山先生撫
粵東旋卒於官悵悵者久之因為輓詩介霍南以達焉
爾時諸同年聚京邸者幾三十人而胡春坊孟行顧編
修書宣汪編修安公皆無恙每燕集則三人者為之倡
戶外屢常滿觴歌交錯或射覆新爵中輒大笑不休何
其盛也及夕撤前席各從倚竹石間仰月披風霍南獨
與余語不倦今年丙戌霍南病予不獲數往視俄而訃
至行且歸葬矣其子再啟以狀來謁銘予與霍南誼至
厚又有感於今昔盛衰之際其何能辭遂按狀而銘之
霍南諱纘字禹服世為山西歸汾人籍襄陵曾祖春雷

以隱德賜壽官祖崇和贈儒林郎考諱淑寅明經贈徵
仕郎前妣劉孺人妣翟孺人生二子霍南其長也霍南
生而英異初屬文輒出驚人語父奇之使從學錫山瞿
先生研精古義辛酉遂以經冠其儕甲戌成進士官中
書舍人遷禮部祠祭司主事

勅授徵仕郎能勤其官性孝友事叔父允式公如其父叔
母如其母人以為難及病危其子至自里猶伏枕顧問
叔父母不置又手掬向所落齒悉含之而逝嗚呼霍南
其全歸矣霍南平昔為人孤介少可多否與無山先生
性行大相類向使其職在司諫必能侃侃建白天下事
於民生有所裨補不但祇承大祭獨潔於壇埤體齊之
間而已也然孝友因心施于有政能事亦略見矣雖使
霍南得行其志為諫官宰相於一時或以直質亦無
恨顯於霍南何加損耶霍南既寡合獨與予善或以予
非無益於霍南者憶燕集偶語猶昨日也而孟行安公
相繼而隕書宣卒於使楚今又喪吾霍南予行且哀矣
追維曩昔教戒霍南不負予予負霍南耳昔歐陽永叔
誌張子野之墓述東京人物遊處之盛而致憤於賢豪

之不常聚且不獲久存於斯世也嗚呼豈不悲哉霍南
於康熙丙戌十二月一日卒距生年順治丁酉得壽僅
五十惜哉配張孺人子男二再敬廩生再驚生員過繼
稱降服子女一幼孫三將卜葬於臨汾之祖阡銘曰竟
歸來兮天之涯同人于野兮咸谷嗟爰入幽宮兮此為
家山有脉兮水有涯纍如葛兮赫縣如瓜萬億斯年兮
德音不璣

壽耆盧三樂贊

李紱

幽并義俠唐魏勤儉此公之貌非翁之神也排異端禁
佛事其識甚高性甚淳也年上壽道積于厥身發為文
章施於子孫庶幾得翁之為人地



